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B22n0119

天然和尚年譜

汪宗衍著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畫像
  - 墨蹟
  - 引言
  - 年譜
    - 明・萬曆～崇禎
    - 明・崇禎～永曆　清・順治
    - 清・康熙
  - 著述考
    - 楞伽心印四卷
    - 首楞嚴直指十卷
    - 金剛正法眼
    - 般若心經論
    - 天然是禪師語錄十二卷
    - 各剎語錄
    - 禪醉
    - 焚筆
    - 天然和尚同住訓略
    - 東莞縣志八卷
    - 似詩
    - 瞎堂詩集二十卷
    - 丹霞詩
    - 遺作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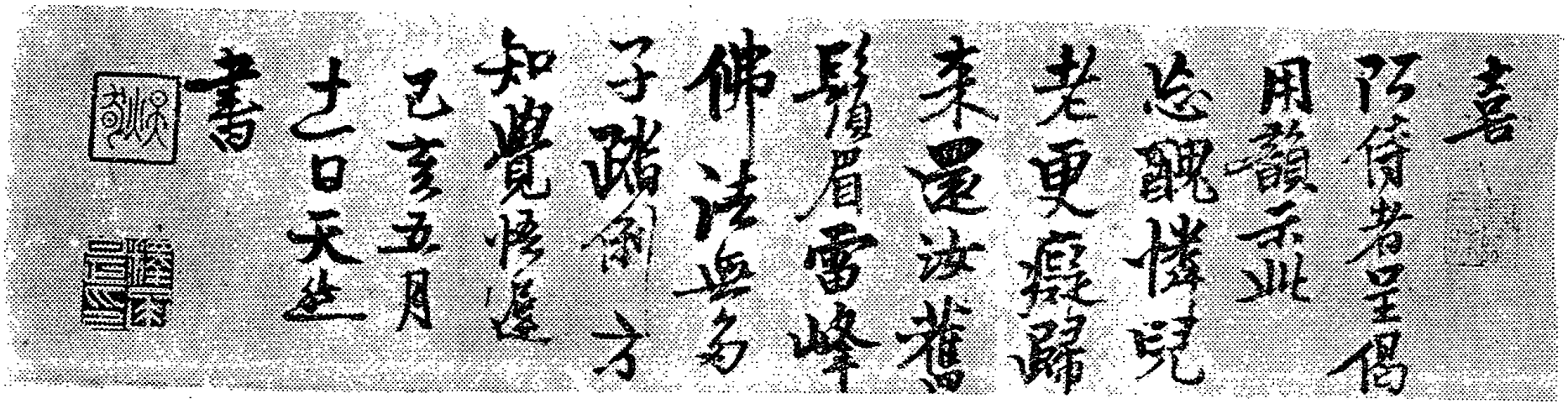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

天然和尚像

陳援庵先生藏



喜
阿侍者呈偈
用韻示此
忘醜憐兒
老更癡歸
來還汝舊
鬚眉雷峰
佛法無多
子踏倒方
知覺悟遲
己亥五月
十二日天然
書

天然和尚墨蹟

黃氏小畫舫齋藏

天然和尚年譜引言

吾粵佛教，自六祖後，宋世盛於雲門，元明寖衰。崇禎壬午間，天然昰和尚應陳子壯諸人之請，開法訶林，宗風大振。顧天然雖處方外，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，迨明社既屋，文人學士，搢紳遺老，多皈依受具，一時禮足凡數千人，創立海雲、海幢、別傳諸剎，嗚呼！何其盛也。余少日過庭，輒聞明季諸老軼事，間及宗門掌故，心竊慕焉。稍長讀天然諸弟子詩文，知多有託而逃，欲有所為者，其皈心空王非初志也。故金陵、福州、肇慶之擁立，廣州之歸附，屢仆屢起，凡十餘年，天然以世外之身，未能參預其間，而平昔所投分者，大都節義之士，聲氣隱隱相通，今讀「瞎堂集」於殉難諸臣，多有詩哀輓，其故可深長思已。至其心懷故國，遺臣志士，咸集其門，獨能超然無所連染者，是其法力偉大，感人甚深，異於出世者流徒耽寂滅也。辛巳初春，新會陳援庵先生自北平寄眎「明季滇黔佛教考」，陳寅恪先生序之，謂政治與宗教雖不同物，而終不能無所關涉。又豈獨滇黔為然哉，爰輯次「天然和尚年譜」，附「著述考」、「弟子考」，距其開法訶林時，適足甲子五周矣。竊歎年來道法衰微，人天隔阻，安得有如天然者起而復振之哉。天然同時，若鼎湖在犙贊和尚，亦與當代遺逸往來結納，為世景仰，而傳衣法侶，不若天然之盛，宗派流衍，並難詳考。此篇限於天然一派，非以概當時佛之教，而天然實為大眾所依歸，法門之砥柱，知人論世，因以見世衰法盛之由，其亦談宗門掌故者所樂聞歟。余犹覽遺編，詎通禪契，書闕有間，蒐訪未備，訂譌補漏，俟之博雅君子。

一九四二年壬午夏六月番禺汪宗衍

天然和尚年譜

和尚名函昰，字麗中，別字天然，嗣長慶空隱道獨法，博山無異元來長孫，為曹洞宗第三十四傳。本姓曾，名起莘，字宅師，番禺縣慕德里司遠逕村人，世為邑中望族。（「天然昰禪師語錄」附今辯撰「行狀」、湯來賀撰「塔誌銘」。　按：同治「番禺縣志・本傳」注云：「邑慕德里司遠逕村『曾氏族譜』，有師俗支派。」雍正「廣東通志・選舉表」作「花縣人。」檀萃「楚庭稗珠錄」四云：「一作花縣遠逕人。」考康熙二十四年以南海番禺兩縣地析置花縣，宣統「番禺縣續志・輿地圖」吉逕入花縣界內，與慕德里司毗連，「輿地志」同，蓋遠逕吉逕同地，本屬番禺，後入花縣，故有二說。道光「廣東通志・本傳」作南雄人，其「選舉表」及道光「南海縣志・本傳」作南海人均誤。　道獨，字宗寶，號空隱，南海陸氏。年二十九入博山，參無異，得其法，迭主華首、長慶、海幢法席。著「長慶語錄」。　元來，字無異，龍沙舒氏，主博山寺，著「無異語錄集要」。）

父名昌位，字本淨，約生明萬曆九年辛巳。母名函福，字智母，番禺官塘村林羅長女。生萬曆十二年甲申，以萬曆三十二年甲辰來歸本淨公，後俱出世。（「行狀」、今無「光宣臺集」十「大日菴智母師太塔誌銘。」　按：本淨公生年，據「瞎堂詩集」十「雷峯三月」詩，有「七十老翁初入寺」句，為順治七年作推知之。）

本淨公生子一人，即和尚。女三，長適羅，蚤卒，次名今心，字頓徹，季名今再，字來機，皆和尚之妹，出世為廣州城東，無著庵比丘尼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、「瞎堂詩集」八「悼袁特丘中丞」四首，有「而媳師吾妹」句，原注云：「謂頓徹比丘尼。」據無著庵祖堂神牌有頓徹心，其字派當為今字。今再事跡見譜內，同治「番禺縣志・古蹟略」作今最誤。）

妻某氏，名函脫，字善解，禮道獨為比丘尼。（詳本譜崇禎十五年壬午條。　按：無著庵祖堂神牌有善解脫，蔡守「寒瓊室筆記」稿本云：「相傳為來機之嫂。」是和尚之俗妻，既禮道獨，其字派當為函字。）

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戊申（公元一六〇八）一歲

十月十四日亥時生，胎胞紫衣墮地始出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。）
本淨公約二十八歲。智母師太二十五歲。（見譜前。）元來三十四歲。（「永覺廣錄」十八元賢撰「衣鉢塔銘」。）道獨九歲。（道獨「長慶語錄」附函昰撰「行狀」。）

萬曆三十九年辛亥（一六一一）四歲

剩人函可生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「剩人和尚塔銘」。函可，字祖心，號剩人，博羅韓氏，名宗騋，文恪公曰纘長子，諸生，道獨第二法嗣。以文字獄遣戍瀋陽，開法千山，大闡宗風，著「千山語錄」、「千山詩集」。）

萬曆四十一年癸丑（一六一三）六歲

出就外傅，一日覺身若隕虛，來無所從，大哭返家，熟睡乃已，如是者兩度。（「行狀」。）
旋菴今湛生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。今湛，字旋庵，三水李氏。髫齡出世，住番禺員岡鄉隆興寺，聞天然禪師倡道訶林，與其徒達此藉本寺田畝室廬，供諸十方，延天然作開山第一祖，發願行募，鼎新殿閣，易名海雲，遂成寶坊。）

萬歷四十二年甲寅（一六一四）七歲

澹歸今釋生。（徐乾學「憺園集」三二「丹霞澹歸禪師塔誌銘」。今釋，字澹歸，族姓金，名堡，字道隱，仁和人。崇禎庚辰進士，授臨清知州，永曆時官至兵科給事中，有直聲。以事遣戍至桂林，城陷，遂薙髮為僧，壬寅參雷峯受具，執役盥頭。後創建丹霞別傳寺，為天然第四法嗣，生平著述甚富，有「徧行堂集」等。）

萬曆四十六年戊午（一六一八）十一歲

十月，今再生。　（按：「詩集」十八「壽來機禪人五十一」詩，有「蓮花歲歲臘前開」句，後為「贈王冲和道者」詩，有「華林初請法輪旋」句，和尚以康熙七年戊申入華林，壽來機詩似為同年之作，以五十一年逆推，疑生於戊午。「光宣臺集」二五有「壽來機師太六十初度」二首云：「坐消冰雪見淒清，萬頃鴻濛未可名，妙得空王些子意，梅花歲歲滿空庭。」「空懸慧日照須彌，六十還將六十期，三界總來無變相，何人識得末山機。」亦無年分，然可知其生於冬月也。曾見今釋壽來機詩軸真蹟，詩曰：「調御人天即丈夫，非男女相漫名模，欲栽美玉先觀地，更鑄精金別鼓爐。□□六天應共聽，難兄一宿豈殊塗，南山莫獻無疆壽，禁得油□喝也無。」欵署「丁巳陽月，寄為來機大師六秩初度，同門今釋拜手。」以丁巳上推六十年，是生于戊午十月矣。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載王令撰「鼎建無著庵碑記」末署「康熙十八年今再立石」，時年六十三，猶健在也。）

萬曆四十七年己未（一一六九）十二歲

石鑑今覞生。（今釋「徧行堂續集」八「石鑑禪師塔誌銘」謂康熙十七年戊午卒，無生年歲數，然有「庚子受具」語，「海雲禪藻集」一云：「年四十二落髮受具」，遂得其生年。
今覞，字石鑑，新會楊氏，字無見，諸生。以居士悟入落髮受具，為天然第二法嗣，繼席棲賢，旋移長慶，復返棲賢。工詩，著「直林堂集」。）
廣慈今攝生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今攝，字廣慈，番禺崔氏。禮天然受具，居侍寮最久，後充雷峰監院諸職。入廬山淨成受大法，為天然第十法嗣。康熙二十五年卒，年六十八。著「巢雲遺稿」。）

光宗泰昌元年庚申（一六二〇）十三歲

擬注「周易」，問太極相生於塾師？為依文解說，和尚曰：「此名言耳，太極究為何物？且兩儀未生，極何從往？兩儀既判，極何從去？」塾師不能答。性好施與，有僧欺之再四，遂不喜見僧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。）

熹宗天啟元年辛酉（一六二一）十四歲

鐵機今沼生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。今沼，字鐵機，番禺曾氏，名暐，字自昭，天然族姪。少為諸生，庚寅亂後，入雷峰結茅閉關三年，輔旋庵湛募化，殿宇落成。庚子受具，命司記室，尋升按雲堂師。沼於書無所不讀，工行楷，擅古詩、駢文，有集行世。）

天啟三年癸亥（一六二三）十六歲

憨山德清卒，年七十八。（錢謙益「初學集」六八「憨山五乳峰塔銘」。德清，字憨山，全椒蔡氏。年十九祝髮，縛茅天界寺。居東海之牢山十三年，方便說法，以詔獄遣戍，編伍於雷州，居五年移曹溪，既返廬山五乳峯，復度嶺，病卒。）

天啟四年甲子（一六二四）十七歲

補諸生。與里人梁未央朝鍾、黎美周遂球、羅季作賓王、陳全人學佺、張荊公二果、李烟客雲龍諸人，在賓王之散木堂，縱談當世務，以康濟為己任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三、陳伯陶「勝朝粵東遺民錄」。　按：散木堂在廣州城東芳草街，黎遂球「蓮鬚閣集」七「偕峨嵋僧過羅大夫季作讀其新詩」云：「芳草街頭繞曲池，行吟堪與大夫期。」遂球故居，屈大均「翁山文鈔」一「黎太僕公畫象記」謂在芳草東街，「番禺縣志」云在豪賢街，要皆相近也。梁朝鍾，字未央，番禺人。崇禎十五年舉人，明年成進士。紹武立，授翰林院檢討，兼兵科給事中，尋授國子監司業，廣州陷殉難。少禮道獨為居士，山名函徹，字妙明。著「喻園集」。　黎遂球，字美周，番禺人。禮道獨，山名函美，字於斯。天啟舉人。會試不第，歸至揚州，集鄭超宗影園賦黃牡丹詩，錢謙益拔置第一，時稱黃牡丹狀元。隆武時，授兵科職方司給事中，賜勅印提督兩廣水陸義師援贛州，城陷殉難。著「蓮鬚閣集」。羅賓王，字敬甫，號季作，番禺人。萬曆乙卯舉人，旋成進士，官南昌同知告歸。禮道獨為居士，名函駱，字思唐。國變後，抗節不屈，諸王義師紛起，草抗義勤王揭，下獄，作為詩歌，意氣益厲，得釋後，未幾卒。著「獄中草」、「散木堂集」。陳學佺，字全人，東莞人，崇禎六年舉人。性至孝，所交友皆以性命相勗，為文本於躬行，事道獨，受戒於椒園。公車歸，未幾卒。張二果，字穉復，東莞人，天啟七年舉人。崇禎九年詔舉賢才，總督熊文燦，科臣郭九鼎兩疏交薦不就。入廬山禮道獨為僧，名弘悟，字荊公。創建羅浮華首，水

簾、洞山諸寺棲息其中，崇禎十三年卒于廬山。著「是誰集」、「白業卮言」。李雲龍，字烟客，番禺諸生。少負奇氣，走塞上，客袁崇煥幕。歸里後，參禮道獨，削髮為僧，稱二嚴和尚，為羅浮藏主。著「雁水堂集」、「嘯樓集」等。）

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，不納，與左光斗同削籍歸。（「明史・楊漣、左光斗傳。」）

天啟五年乙丑（一六二五）十八歲

和尚知慕宗乘，智母師太因之素食。智母雅性嚴峭，和尚侍庭幃時，微有不合意，則默言竟日，必長跪色解乃已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。）

和尚偶與同學薦亡友入寺，見一老宿語及持咒能致功名，和尚漫應之，出語陳學佺曰：「吾輩功名豈假咒力耶？」學佺曰：「隨人志願耳，求功名，得功名，求慧性，得慧性。」和尚然之，晨夕持誦，苦念慮不靜，於心性中，始生疑慮，久不自安。一夕靜坐，忽覺向所擾者，當下冰釋。讀「圓覺經」與己見合，就十二菩薩法門各作一頌，示諸同學，無不推服。及閱「傳燈錄」，不解其旨，並失却從前所得，疑情大發，懇親學出世法，親曰：「汝欲出世，待名成償所學未晚。」和尚遂精研世典，克成通儒。（「行狀」。）

自言：「予少從『魯誥』，囿於見聞，曾不知世外復有大聖人能過孔、孟。間從浮屠家，多聞因果事，輒指為虛誕，以是數年，可否不肯作決定信。一日過友人案頭得『首楞嚴』讀三四卷，雖不甚解為何等語，然理趣深玄，業面熱心折，遂攜歸終十卷，所見十習因，六交報，一一皆從心生，不由外鑠，乃不敢以虛誕及淺近事誣謗因果，自此由教乘入宗趣，歷八九稔，始識向上一路。」（「語錄」十二「刻牟子辯惑序」。　按：「詩集」三有「憶昔」詩云：「憶昔年十八，矢志學浮圖。」）

是年間，與李雲龍父子結社於天關，離際道丘有「贈雁水堂李煙客、曾宅師諸公結社參究」四首。（詩云：「般舟三昧舍安逸，吾佛翹勤七日立，猛然截斷小胡牀，一個蒲團何待七。」其二云：「白馬青牛隨去住，西竺先生何所遇，唯然一貫自銷融，萬象之中身獨露。」其三云：「女大須婚男大娶，團欒誰解無生句，眼底眉毛始放開，脚頭早跨三台步。」其四云：「手握木蛇曹氏女，道人本色無刀斧，嘉州大象喫黃連，陝府鐵牛滿口苦。」「鼎湖山志」六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。按「番禺縣志」：「天關書院在廣州東城內，湛若水建，後為子孫居宅。」今天官

里即以天關書院而得名，關官北音相近。梁朝鍾「喻園集」有「與陳全人夜坐憶在天關西園小樓」詩，殆朝鍾、學佺皆同社也。道丘，字離際，號棲壑，順德柯氏。年十七薙染，雲棲蓮池大師授以淨土法門，並付衣鉢。尋還粵，詣法性寄庵大師受圓具戒，命為教授。開法鼎湖慶雲寺，粵人之成僧者，非鼎湖即海雲焉。順治十五年卒，年七十三。　李雲子，字山農，番禺人，雪龍長字。素持梵行，嘗從天然結社天關，遭亂以父長往，遂棄章縫，隱於柏堂故里，教授生徒。丙子薙染受具，名今从，字淨起。李龍子，字田叔，雲子弟，崇禎己卯舉人。以父長往，遂退隱山林，家無半畝之入，因館穀就食。辛丑薙染受具，名今荃，字具五，超悟出羣，天然極期許之。）

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袁化中、顧大章六君子被逮下獄，旋死。（「明史・楊漣傳」。）

威宗崇禎元年戊辰（一六二八）二十一歲

陝西大饑，張獻忠等起義。（「明史・莊烈帝紀」。）和尚嘗作「莫厭貧」詩云：「弱冠不知道，抱志志四方。讀書慕先賢，設心追上皇。蒿目切時艱，夙夜矢濟匡。寒雲起西北，中原臨蒼茫。千羽投西江，感物情慘傷。天運不可回，猖狂歸山陽。」（「詩集」五。）

澤萌今遇生。（成鷲「咸陟堂文集」六「澤萌遇禪師傳」。今遇，字澤萌，江蘇華亭孫氏。年十九，依雲棲會下尊宿落髮，禮洞下三宜和尚受具。後入匡廬，參天然，返雷峰乃受付囑，為天然第八法嗣。迭主丹霞、棲賢、雷峰法席，康熙四十年卒，年七十四。）

崇禎二年己巳（一六二九）二十二歲

訶衍今摩生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、「喻園集」卷首。今摩，字訶衍，番禺曾氏，名琮，天然之俗子。少從梁朝鍾讀書，穎悟拔俗，遭亂，一夕窺內典，遂盡蠲夙習，受具雷峰，付以大法，為天然第三法嗣。嘗結廬匡山鶴鳴峰三十餘年，後聞山中僧徒悉編保伍，遂歸雷峰，康熙三十七年卒，年七十。）

崇禎三年庚午（一六三〇）二十三歲

元來卒，年五十六。（元賢「永覺廣錄」。）

崇禎六年癸酉（一六三三）二十六歲

秋，舉鄉試第二，榜發方歌鹿鳴，坐念功名富貴，與己無預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、「粵東詩海」九八。）

道獨偕張二果至杭州，寓昭慶寺。（「蓮鬚閣集」十六「西湖雜記」。）

阿字今無生。（「光宣臺集」附古雲撰「行狀」。今無，字阿字，番禺萬氏。年十七禮天然為僧，癸巳隨杖入匡山，監院棲賢，備諸苦行。旋奉命訪剩人禪師於瀋陽，復遊瓊州歸雷峰，天然付以大法為第一法嗣。主海幢，創建大剎，一時法席之盛，不減晦堂大慧。著「光宣臺集」。）

崇禎七年甲戌（一六三四）二十七歲

會試不第。後有「憶與陳全人下第南歸舟次金陵宿報恩塔院」、「憶過姑蘇」、「憶過西湖與余中丞集生汎舟」諸詩，當為本年事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、「行狀」。余大成，字集生，應天人。萬曆丙午舉人，明年成進士，累遷至太僕寺卿，出為山左巡撫，以事遣戍嶺南。劉香起義，粵督叩戶問策，名公巨卿，競執弟子禮。賜環，即入浙之橫山，建光明臺，與二三知己，翛然終老。）

南還，至吉州，臥病金牛寺，醫不下藥，和尚起坐禱十方佛，曰：「倘得不死，即一心學道，自為為人，於諸聲利無所圖也。」是夜感異夢，汗透重襟而病頓愈。還家後，斷欲長齋，參究彌切，衣不解帶者兩月，大悟玄旨，向所謂「傳燈」不解者，如數黑白，嗣是闔門益耽信佛。時與張二果談性宗，相得甚歡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。　按：金牛寺，「塔銘」作金牛渡。）

受持「妙法蓮華經」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「書自書『法華經』後。」）

自言：「甲戌知有此事以來，循覽天下，彼時胸中惟黃巖、天童兩老而已。」（「語錄」十二「華首語錄序」。）黃巖謂道獨，天童指密雲圓悟也。（圓悟，字覺幻，宜興蔣氏。八歲無師訓知念佛。三十從龍池幻有傳和尚脫白，萬曆三十九年付與衣鉢。傳寂，繼席龍池，於通玄、金粟、黃蘗、育王、天童六座道場三十餘年，宗風大振。崇禎十五年卒，年七十七。）

崇禎八年乙亥（一六三五）二十八歲

智母師太之母郭氏卒。郭依於女，亦以和尚事佛，遂發信心，修西方法門，暮年感佛光照空者再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。）

八月，與梁朝鍾同祭亡友黎臣哉、顓孫兄弟，朝鍾撰祭文。（「喻園集」。）

陳學佺卒。（「喻園集・祭麥仲涵文」云：「陳全人之喪，曾宅師警而超然。」又「祭霍始生文」云：「全人歿後，宅師以大事因緣，一旦蠲除父母妻子入道。」並謂：「辛巳季春，始生表弟殁，始生死後全人六年。」是學佺死於乙亥矣。始生名師乾，南海人，與和尚同癸酉鄉榜。）

崇禎九年丙子（一六三六）二十九歲

詔舉賢良方正，總督熊文燦以和尚特薦，當授郡守，和尚掉頭不顧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。　按：詔舉賢良事，「明史・本紀」不載，「行狀」敘在己卯，而「塔誌銘」則云「己卯復上公車」，下文謂「先是有詔行保舉」，則知其事在己卯前矣。朱彝尊「明詩綜」七六引「靜志居詩話」云：「崇禎丙子有詔舉賢良方正。」宣統「東莞縣志」六三「張二果傳」原注引「金通志」云：「崇禎九年詔舉賢才，督臣熊文燦、科臣郭九鼎兩疏交薦。」故繫於此年。熊文燦，字心開，貴州永寧人。萬曆進士，崇禎初，累官至右僉都御史，總督兩廣。旋拜兵部尚書，總理九省軍務，一意主撫，張獻忠初降，擁萬人據穀城，復起義，文燦坐是棄市。「明史」有傳。）

總督熊文燦延請問道，待以師禮，時值發南漢冢，株連甚眾，有厚饋求轉懇免罪，和尚婉辭不納。（「行狀」。　按：發南漢王冢，年分據乾隆「番禺縣志」五。雍正「廣東通志」云在崇禎十五年，其時和尚已北上，文燦亦逮死，可據以訂正之。）

冬，北上，與張二果同謁道獨於匡山之黃巖，往返叩擊，針芥相投，便絕意行脚，獨示以偈曰：「風旛一頌解投機，千里同風事亦奇，三上黃巖問端的，實知野老不相欺。」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、「長慶語錄」。　按：「徐霞客遊記」云：「廬山黃巖寺，據雙劍峰下，越澗再上，得黃石巖，巖石飛突，平覆如砥。巖側茅閣方丈，幽雅出塵，閣外修竹數竿，拂羣峰而上，與山花霜葉，映配峰際，鄱陽一點，正當窗牖。」）

掩關歸宗，閱「藏」本至「牟子」三十七篇，益以童年不早得此為恨，約出關必圖鐫之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「牟子辯惑序」。）

自言：「丙子，禮金輪塔，便有三十年不出山之約。」（「詩集」十八「初住歸宗」詩自注。）

崇禎十年丁丑（一六三七）三十歲

寓鷲峰寺，後有「憶崇禎丁丑寓鷲峰寺上元日早朝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。）

熊文燦北上，總理九省軍務，梁朝鍾偕行。和尚與張二果自廬山至漳江迎之，朝鍾有「同熊總理心開舟師過漳江，時張荊公、曾宅師扁舟來自廬山」詩。（詩云：「西山依去棹，江水白銀蟾，廬阜幾年思，毫光計日瞻。晴波喧晝鷁，皓月帶黃巖，相見無餘話，名香竟夕甜。」）「泊樵舍與宅師、荊公談金輪舊事」詩。（詩云：「未將鸛鵜向伊呈，剛道鋒銛劈面迎，一滴未消巴蜀雪，寸機方動晉陽枰。太行方疊疑山出，黃木千尋障海泓，為向金輪阿育塔，莫疑因果煞分明。」）遂同謁道獨於黃巖，獨謂文燦曰：「公誤矣」。文燦屏人問故？獨曰：「公自度所將兵足制『賊』死命乎？」文燦曰：「不能」。獨曰：「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，不煩指揮而定者乎？」文燦曰：「未知如何也。」獨曰：「二者既不能當『賊』，上以名使公，厚責望，一不效誅矣。」文燦却立良久，曰：「撫之何如？」獨曰：「吾料公必撫，然流『賊』非海『賊』比，公其慎之。」朝鍾有「同熊心開、楊海門、張荊公、曾宅師、劉觀復入黃巖謁空和尚，道開先寺，寺石壁有吳道子鐫觀音像、王伯安平宸濠紀功碑文」詩。（詩云：「湖上金風滯鼓鼙，征衣秋水淨禪棲，雨花初地紛龍藏，落葉空林駐馬蹄。指月畫師深碧蘚，凌烟司馬記丹梯，紫雲如盖雙峰頂，縹緲黃巖託杖藜。」）「同張荊公、曾宅師、劉觀復、王飛侯、屠劍冲夜登滕王閣」詩。（詩云：「角聲夜落清波動，月影秋痕搖畫棟，萬里煙火烏夜啼，昔日風流成昨夢。南浦西山自古今，崖添新石江流浸，行藏欲盡今宵燭，一夕懷人千里心。」）「隨曾宅師登小姑山張都護侍行」詩。（詩云：「一柱窺江漢，彭湖靜不流，晴添吳楚樹，壁滿古今愁。日赤鴻濛上，波青杜若洲，乘風懷討『虜』，石畔淬吳鈎。」「喻園集」、「明史・熊文燦傳」。　按：道獨與熊文燦論撫張獻忠事，「白雲越秀二山合志」、「番禺縣續志・道獨傳」僅載「流『賊』非海『賊』比」一語，乃本於乾隆「番禺縣志・梁朝鍾傳」，「粵東遺民錄・函昰傳」附述道獨事，祇引「二山合志」，未檢「明史」，故詳述之。「遺民錄」云：「崇禎十一年文燦果撫，後九營『賊』反，文燦逮死，觀此可知道獨能講求世務，函昰、函

可、黎遂球、梁朝鍾相與皈依蓋有以也。」又按：「喻園集」有「莫春阻風黃梅界同楊海門監軍厓上散步」詩。薛始亨「南枝堂集」有「贈張都護孫繩」詩。「詩集」十一有「送梁未央、劉觀復」詩，蓋與王飛侯、屠劍冲諸人皆熊文燦幕僚也。）

崇禎十一年戊寅（一六三八）三十一歲

在粵，道獨撰「靈泌潤公頌古序」云：「予戊寅度嶺，以示首座麗中，麗中視若固然，詢之則黃巖時麗中已見，且相得若水乳，聞以谷泉普化自命云。」（長慶語錄。）靈泌乃道獨之俗弟也。
與梁朝鍾、麥木公、梁駿叔讀書於楊將軍山房。（「喻園集・楊杲生詩序」謂將軍為杲生父，杲生名景燁，廣州後衛指揮僉事，善騎射，崇禎十五年武舉人，丁亥之役殉難，見屈大均「皇明四朝成仁錄」。又「喻園集」有「送麥术公還新寧讀書」詩。）
函可嘗聞梁朝鍾深知和尚，遂來廣州相見，和尚為言向上事，可自此始决意，且偕和尚入博羅住止園兩月，值道獨移錫東官，和尚亦至焉。（「語錄・剩人塔誌銘」。）
東莞縣令汪啟斯運光、鄉紳張二果聘和尚同修「東莞縣志」，直筆不阿，時稱信史。（康熙「東莞縣志・本傳」、宣統「東莞縣志・本傳」引「張志・汪運光傳」。汪運光，字啟斯，號心穀，歙縣人，崇禎四年以江都籍成進士，七年知東莞縣，在任六年。）
樂說今辯生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稱辯丁丑示寂為康熙三十六年，無生年歲數。「光宣臺集」二三有「樂說弟四十初度」詩，次於丁巳為康熙十六年，上推當生於本年。今辯，字樂說，番禺麥氏。少有文名，讀內典有省，入匡廬參天然求薙染，庚子受具雷峰。今釋闢丹霞，匡助甚力，付以大法，為天然第六法嗣。分座丹霞，繼主海雲、海幢。旋入粵西應永寧之請，奉三世「語錄」入藏。福州士紳請住長慶，未幾示寂，世壽六十。著「四會語錄」、「菩薩戒經注疏」。）
四月，張獻忠降於穀城，熊文燦受之。（明史・莊烈帝紀。）

崇禎十二年己卯（一六三九）三十二歲

冬，辭親北上，本淨公祝曰：「此行當得官帽歸。」和尚曰：「帽子到有一頂，只恐不是烏紗。」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）
六月，道獨偕函可入曹溪，為可禮六祖下髮於舟中。（函可「千山詩集」附郝浴撰「塔碑銘」。　按：「語錄・剩人和尚塔銘」

載其下髮之年，隱約未明，「千山詩集」五「生日」四首有「四十未為老」及「為僧十二年」句，次於庚寅，時可年正四十，逆推十二年亦在己卯，與郝浴撰「塔碑銘」合。）

湯佐平來賀任廣東按察司僉事。（「塔誌銘」。湯來賀，字佐平，改字念平，號惕庵，南豐人。崇禎庚辰進士，官廣東按察司僉事，以鯁直著聲，每月親行卅里，勸勵風俗。晉總制加兵部尚書，不就歸。晚入廬山主鹿洞書院講席，康熙二十七年卒，年八十二。著「內省齋集」。）張二果卒。（「千山詩集」十三「讀未央『與荊公、宅師談金輪舊事』詩有感」原注云：「荊公脫白後即示寂，今十九年矣。」詩為丁酉作，當卒於本年。）

崇禎十三年庚辰（一六四〇）三十三歲

正月，熊文燦入京，和尚以住匡心切，與道別於九江。（「詩集」八、「喻園集．與熊心開居士書」。）十月文燦棄市。（明史．熊文燦傳。）

舟泊南康，值道獨移錫歸宗寺，詣求祝髮受具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。　按：和尚祝髮之年，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均云「僧臘四十七」，逆推則為僧於己卯，蓋「行狀」有「己卯詔行保舉，師為大司馬特薦，當授郡守，師掉頭不顧，冬辭親北上」語而誤，「廬山志」九引「江西舊志」遂云「己卯冬祝髮」矣。然詔舉事在丙子，見崇禎九年條，「塔誌」似已知己卯詔舉之誤，而僧臘四十七仍用「狀」文而不能改也。考今無撰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云：「庚辰公車，遂出世於匡廬之歸宗。」此文為和尚所及見當不誤。「詩集」八「悼袁特丘中丞」詩注云：「憶崇禎庚辰，九江與熊心開經略道別，亦以住匡心切，弗獲同入京師，竟成永訣。」則和尚庚辰始抵九江，何得於己卯祝髮於歸宗耶。「詩集」十八「初冬示玉泉侍者」詩，有「庚辰已辦終焉計」句，又十三「庚戌元旦書懷」亦有「出世已經三十年」句，尤為確證。）

是時和尚與熊魚山開元、黃元公端伯、金正希聲以禪悅相契。（「詩集」十七。）而本淨公尚不羨世外，惟望其子成進士，聞報不勝悲憤，百方撓梗，智母師太陰阻之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。）和尚以盛年孝廉棄家，人頗怪之，越數年而國變，始服其先見也。（「楚庭稗珠錄」四。）熊開元，字魚山，嘉魚人。天啟乙丑進士，除崇明知縣，調吳江，肇舉復社，旋授給事中，坐事貶。復起遷行人司，盡發周延儒之隱，與姜埰同繫詔獄，廷杖遣戍。隆武時，擢至東閣大學士。汀州陷，

棄家為僧，事繼起儲隱於蘇州靈巖，名正志，號檗庵。黃端伯，字元公，江西新城人。崇禎戊辰進士，授寧波推官，改杭州，以憂去。服闋，棄家為僧，朝旨勘問，復蓄髮。弘光時，授禮部郎中。清兵渡江，被執不屈死。著「易疏」、「瑤光閣集」。金聲，字正希，休寧人。崇禎元年進士，授庶吉士，乞面陳急務，帝即召對平臺，改御史，不用，乞疏歸。南都陷，糾集義旅保績溪、黃山，分兵扼六嶺、貴池諸處。遣使通表福州，授右都御史總督諸道軍，為清兵所執不屈死。

崇禎十四年辛巳（一六四一）三十四歲

春，偕函修出匡廬，歷江南，旋隨道獨還粵，經羅浮之華首臺，首眾立僧，耆宿為之敬憚。（「語錄・函修序、自書法華經後」、「行狀」。）和尚自云：「老僧在首座寮時，曾見一箇老參，喚做徧照，渠曾徧參黃蘗、雲門、壽昌、博山至五大十參，已隱林下。渠在博山，曾與先師有舊，聞先師住華首，卻來相看，我老僧見他老參，常與相過。一日坐石偶及云：『老師徧歷諸大老門，殘羹餿飯，拈放一邊，畢竟還有商量處麼？』徧云：『衲子家捨此亦無可語者，不嫌絡索，試汙眼看。』遂出偈相示，卻把二十八宿編成八句，我當時讀過但笑。徧云：『不可只笑，亦須有箇可否。』我便云：『偈卻是，只是汝未是。』徧云：『為什麼偈是我却非斆？』老僧云：『徧參知識，耳朵聽得多少，冊子裏見偈多少，方寸裏安排亦無有不盡了，作偈下語，豈有不妥處，只是道人須貴自知，不可只管互相瞞昧。』徧乃定眼看老僧良久，忽起合掌，云：『真獅子兒，難逃慧鑑，真不謬為華首首座矣。』」（「語錄」三。）道獨亦云：「山僧初到此時，聞麗首座云：『如今只是揉爛其心，始得山僧銘入心髓。』首座怎麼不惜勤苦，山僧也合併一副心力，大家鼓舞。」（「長慶語錄」。）時梁朝鍾佽助經營是臺，蔚為大剎。（陳伯陶「羅浮志補」。）和尚有「歸隱羅浮詩報老父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十。）

崇禎十五年壬午（一六四二）三十五歲

省親廣州，陳集生子壯率諸人士延請開法訶林。十月朔日，入院。越日，道獨命函可持送拂子并傳法偈，云：「祖祖相傳祇一心，青原南嶽不須分，三玄照用非他立，五位君臣為此陳。棒下無生凡聖絕，臨機不見有師僧，訶林重豎風旛論，却幸吾宗代有

人。」撰有「語錄」，函修為作序。和尚以文人慧業，深入真際，有叩則鳴，道聲由是遠播。顧和尚雖處方外，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，故未幾國變，文人學士，搢紳遺老，多皈依受具，每於生死去就，多受其法益，甚深締信，抑且父母妻妹弟姪子媳，以隸臧獲，先後落髮為僧尼，實有以作觀感也。（「語錄」一、「塔誌銘」、「長慶語錄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、顧光「光孝寺志」。）

智母師太與媳函脫禮道獨落髮為比丘尼受具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銘」。）

冬，道獨刻「華首語錄」成，和尚為作序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。）

圓悟卒，年七十七。（錢謙益「有學集」三六。）

清兵分道入塞，京師戒嚴，畿南郡邑多不守。（「明史・莊烈帝紀」。）

崇禎十六年癸未（一六四三）三十六歲

入福建，作「邵武道中」、「憶華首老人」「延平舟中」諸詩。

旋離邵武還羅浮，取道普慶，林德賓請遊獅子峰，同闔寺大眾懇請說法，有「語錄」，并作「嶺南、汀州道中憶老父，老母」諸詩。（「語錄」二、「詩集」十七。）

刻「訶林語錄」成，作「刻『訶林語錄』成謝諸檀越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七。）

李自成破潼關。（「明史・莊烈帝紀」。）

(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)甲申（一六四四）三十七歲

函可不是庵落成，黎遂球有「喜祖心師不是庵成同麗中師、丁善甫、梁漸子、李山農、子雲諸淨侶過集」詩。（詩云：「淨侶東鄰近往還，迎人老鶴護禪關，臨池小閣看如舫，渡水長橋坐對山。似倚法王裘馬氣，猶嫌長者布金慳，誰能及第心空比，寶座玲瓏芳樹間。」「蓮鬚閣集」七。　按：詩無年分，次於「甲申聞雁」前一首。乾隆「番禺縣志」云：「黃華寺在東門外，崇禎十七年甲申，僧函可建。」「千山詩集」有「憶黃花堂」七絕。「粵小記」云：「黃花寺在番禺黃花村，俗名黃花塘。」蓋不是庵為本名，黃華寺者，人以其地名名之。遂球故宅在廣州芳草東街，見「翁山文鈔」，與黃華塘僅一城牆之隔，故有「淨侶東鄰近往還」句。李雲龍「嘯樓集」有「題不是庵」詩。　丁邦禎，字善甫，東莞人。少以文學知名，好談經世務，與張二果交莫

逆，篤信浮屠之說，戒律精嚴。隆武元年舉人，張家玉疏薦促其入閩，值廣州陷未赴，以憂憤卒，函可有詩悼之。　梁佑逵，字漸子，順德人。崇禎己卯舉人。工古文詞，尤精史學，與黎遂球相師友，偕陳子壯等十二人修復南園詩社。廣州陷，棄家為僧，字喆喬，未幾卒，天然有詩悼之。）

和尚自遭國變，志切遠遁，以二親在，無可代養，就城東結宇，顏曰小持船，以便往省。（「行狀」。）羅德若龍祥有「小持船落成承麗中大師招集」詩。（詩云：「青門花雨歇，重見法航開，小結東林社，人從西竺來。書登天祿閣，道峻粵王臺，暫憩香壇下，依稀若渡杯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。　按：小持船為靜室，見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「今鏡傳」，其址無考，「詩集」十有「還小持船示諸子」，次於「乙酉送梁弼臣北上」詩前，其落成殆在甲申間。羅龍祥，字德若，番禺明經，禮天然為居士，名今莖，字草一。）

三月，李自成陷北京，明威宗自縊於宮中。四月，自成西走。五月，清兵入北京，多爾袞居攝。明福王由崧監國於南京，旋即帝位，以明年為弘光元年。九月，清世祖入關。（「明史・莊烈帝紀、諸王傳」、「清史稿・世祖紀」、「南明史綱」。）

(安宗弘光元年紹宗隆武元年順治二年)乙酉（一六四五）三十八歲

初春，避地白雲山之歸龍，作絕句三首，有「二十年前舊遊處」句。（「行狀」、「詩集」十七。　按：歸龍諸志不載，道獨年十六縛茅歸龍山十餘年，乃入博山，見其「行狀」。「嶺南叢述」引「粵中見聞」云：「白雲山頂為摩星嶺，嶺有寺，亦曰白雲，寺左一溪曰歸龍，其上飛雲百仞，盤舞噴薄，明陳文忠抗疏歸，儲為湖，建雲淙別業。」疑即其地也。）正月，函可入金陵請「藏」。（「東華錄」二、「語錄・剩人和尚塔銘」。）

屈翁山大均來見，和尚以其姿性奇異，命從陳巖野邦彥學於粵秀山。（「屈氏家譜」云：「公少而姿性奇異，孝廉曾起莘見而奇之，命從陳邦彥學於粵秀山。」而無年分，「翁山詩外」四「秋夜恭懷先業師巖野陳先生」云：「憶昔從師粵秀山，小子年方一十五。」惟「翁山佚文・巖野陳公傳」云：「予年十六，從公受『周易』、『毛詩』。」年歲互異，陳恭尹「獨漉堂詩集」三「贈別屈翁山」云：「與君結交初，十五侍親庭。」大均生崇禎三年庚午，長於恭尹一歲，從學時為十六歲，故繫於此。　屈大均，字翁山，番禺諸生。從陳邦彥起義師，獨當一隊。李成棟反正，奔行在上「中興六大典書。」廣州再陷，從天然落髮受具，

名今種，字一靈，選為侍者。嘗北走京師，訪函可於千山未達，往來吳越，始南歸返儒服。著述甚富，工為詩，與梁佩蘭、陳恭尹稱嶺南三大家。）
五月，清兵陷南京。閏六月，唐王聿鍵即帝位於福建，改元隆武。（「明史・諸王傳」、「南明史綱」。）
南都陷時，黃端伯殉義，和尚悼以詩云：「品行文章第一人，曾隨匡嶽憶前身，分明學得無生處，博得浮名總宿因。」徽州陷，金聲殉義，復悼以詩云：「頭目髓腦君甘捨，山河日月淚難乾，可憐石上三生話，回首歸宗夢裏看。」（「詩集」十七。）
黎遂球監督粵兵赴贛，城陷殉難。（「明史・黎遂球傳」。）後和尚撰有「忠愍公黎美周先生象贊」（「蓮鬚閣集」卷首，「語錄」未載。末題「廬山紫霄天然昱和尚作」，當為康熙十三年後所撰。）

(隆武二年順治三年)丙戌（一六四六）三十九歲

大學士熊開元以書偈與和尚相問訊，有「復熊魚山書」二通，（「語錄」十。）並答以詩，有「檀越近遺新脫粟，今年不似去年貧」句。八月，汀州陷，開元為僧齊雲山中，和尚有「中秋玩月寄熊魚山內閣齊雲山中」詩云：「偏與圓明繞一半，那邊消息許誰親，大家舉起雲門餅，須憶齊雲山裏人。」又寄以詩云：「富貴功名夢裏人，誰知苦樂正相鄰，回頭大有甘心處，須信身貧道不貧。」未幾，和尚亦有「入齊雲」詩云：「深山高臥白雲屯，閒聽林鶯盡日喧，不為癡呆寧有此，肝腸空向石頭論。」又有「別熊魚山呈偈」云：「擘破微塵出箇人，虛空逼塞莫為鄰，分明內外渾無物，萬兩黃金難買貧。」是時和尚蓋在閩也。（「詩集」十七、「語錄」九、「明史・諸王傳」。）有「自作象贊」云：「汝形短小，汝量急狹，汝眼深闊，汝情疏達，汝心不可測。有時雷轟電急，有時青天白日，問汝汝不知，人亦不能無物，惟有齊雲頑石頭，終日與渠相對默。呵，呵，呵，破衲蒙頭一道翁，推移與世無拘執。繪亦得，不繪亦得，天下萬世誰人識。」（「語錄」九。當在齊雲作。）
十月，兩廣總督丁魁楚等迎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。十一月，蘇觀生擁立唐王聿[金*粵]於廣州，改元紹武，桂王遂即帝位，明年改元永曆。十二月，清將佟養甲、李成棟陷廣州，紹武被害。和尚有「樵山聞亂」詩，則已返粵矣。（「詩集」十七、「明史・諸王傳」、「南明史綱」。）清兵入粵，明諸王孫多見疑放戮，尸橫於野，和尚遍拾骸骨，別建塚以瘞之，不封不樹，後有議聞

行在者，和尚止之曰：「吾盡吾心矣，復何圖哉。」（「行狀」，「清史稿・世祖紀」云：「順治四年二月乙未，朱聿[金*粵]僭號紹武，據廣州，佟養甲、李成棟率師討之，斬聿[金*粵]及周王肅[罩-卓+水]、益王思敻、遼王術雅、鄧王器墉、鉅野王壽[鉬*勾]、通山王蘊越、高密王宏椅、仁化王慈魶、鄢陵王肅汭、安南王企鼈等，廣州平。」　按：「清史稿」據奏聞之曰，故書於四年。「列傳」四「博洛傳」云：「殺明唐王聿[金*粵]及諸王孫世子十餘人。」即紹武君臣塚也。）
梁朝鍾、霍覺商子衡父子俱殉難，和尚哭以詩云：「白刃春風冷，懸匡撒手時。」及「父子情俱重，君臣義獨深」句。（「詩集」七。　霍子衡，字覺商，南海人，萬曆舉人，歷袁州同知。紹武立，詔為太僕卿。廣州陷，子衡偕妾及三子應蘭、應荃、應芷與妻子小婢俱投井死。「明史」有傳。）
道丘年六十一，和尚有詩壽之。（「詩集」十七、「鼎湖山志」。）

(昭宗永曆元年順治四年)丁亥（一六四七）四十歲

避亂西樵山中，作「西樵寫懷」十首，有「覓得茅庵奉老親」及「睦叟無鞋應愧母，隱峰有妹足閒身」句。（「詩集」十。）旋返廣州小持船。袁特丘彭年來見。（「詩集」八。　按：今再受具之年未詳，今釋撰「無著庵碑記」稱其「笄年入道，壯年接法於其兄」，似今再受具約在本年間，「有妹」句指今心、今再也。　袁彭年，字介眉，號特丘，湖廣公安人。崇禎甲戌進士，初授淮安推官，永曆時，官至廣東布政使，左都御史，與金堡、劉湘客、丁時魁、蒙正發稱五虎。禮天然為居士，名今忭，字高齊，旋里後被害，天然有詩悼之。）
秋，梁弼臣殿華、龐祖如嘉耋迎和尚結期於南海之弼唐鄉。（「語錄・梁殿華序。」　梁殿華，字弼臣，番禺人，崇禎壬午舉人，明年成進士。南都立，殿華北上，天然有詩贈之，旋禮為居士，名今轉。與函可最契合，可戍瀋陽，殿華欲往訪問，以病阻白門不能赴，未幾卒。　龐嘉耋，字祖如，南海人，貢生。世居弼唐鄉，少從陳邦彥、梁朝鍾學，朝鍾歿，嘉耋寫刻其遺集行世。遭亂禮天然為居士，名今燄，字若雲，築易庵，敘禪者其中，與之沉空守寂。弼唐林木清幽，風俗敦樸，丙戌亂後，陳恭尹、陶璜、方顓愷、梁佩蘭皆往依之。）
九月，羅賓王被逮下獄，有「寄本師空老和尚兼呈天大師」詩。（詩云：「年來長下獄，不負獄中燈，此地人誰到，懷師道益

增。敢無慙羌里，猶恐愧孫登，眄眄慈光上，巢雲定幾層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四無年分，乾隆「番禺縣志」十五「羅賓王傳」云：「順治丙午獲釋。」惟順治無丙午，丙午為康熙五年，必有誤字。「粵東詩海」五七載賓王「九月初九日父子同下獄」詩，亦無年分，天然有「出訶林聞羅季作訃」詩。「勝朝粵東遺氏錄」稱其被逮在丁亥，以張家玉、韓如琰起兵，賓王為草倡義勤王揭事，「詩海」有「獄中同畿兒守歲」詩，其出獄當在戊子粵東反正時矣。「縣志」稱「丙午獲釋」者，以順治之五年，誤為康熙五年之丙午也。）

是秋，陳邦彥、陳子壯、張玄子家玉以起義死。（「皇明四朝成仁錄。」）和尚哀之，作「廣州」三首有「秩宗守義車先裂，文苑連營陳亦亡，萬古江山皆易主，一朝簪紱自從王」句。同死者皆三公師友故云。（「詩集」十一。張家玉，字玄子，號芷園，東莞人。崇禎進士。隆武時，進翰林院侍講，兼給事中，授僉都御史，奉使入廣，及閩陷乃家居。丙戌，廣州陷，家玉毀家招兵，據東莞與陳子壯、陳邦彥相應，轉戰增城，兵敗赴水死。「明史」有傳。）

冬，函可自金陵歸粵，篋中有安宗致阮大鋮書稿，及乙丙間親見諸死事臣紀為「再變記」一書，城邏發焉，遂被執。（順治「東華錄」二、「千山詩集．顧夢游序」、「晚晴簃詩匯．邢昉『讀祖心「再變記」漫述五十韻』」。）

(永曆二年順治五年)戊子（一六四八）四十一歲

正月梁殿華為作「語錄」序。（「語錄」卷首。）

春，廣州大饑斗米八百錢。（乾隆「番禺縣志」十八。）受雷峰隆興寺主今湛請，掩關於寺中，並為登具。（「詩集」十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。　按：雷峯在番禺員岡鄉。）未幾返訶林，作「春歸」詩有「江山三月裏，人事十旬違」句（「詩集」七。）

夏，阻饑於海雲，作「禪醉」十篇，有序云：「禪醉者，何也？蒙周曰：『醉者之墜車，雖疾弗死，骨節與人同，而犯害與人異，其天全也。』予醉於禪而寢，是猶墜車者矣。寢而無解乎醉，殆所謂『骨節與人同，而犯害與人異』歟。使天下之人，因其寤而識其醉，則予之得全乎天者，亦將以全乎人之天也，反而齁齁然，鼾而弗之醒至足矣，又安知其所謂疾歟。」（「語錄」十一。　按：是時寺名隆興，「禪醉」云「阻饑於海雲」，乃後來追改。）

九月，再入光孝寺，撰有「語錄」。（「語錄」一。）

是年閏三月，李成棟反正歸於明，昭宗由梧州至肇慶。（「四朝成仁錄」十一。）
函可遺戍瀋陽。（「千山詩集」附郝浴撰「塔碑銘」。）

(永曆三年順治六年)己丑（一六四九）四十二歲

住光孝寺，有「語錄」。重修殿宇古蹟，多所興復，作「復風旛堂舊址」詩，並書榜焉。（「詩集」一、「行狀」、「光孝寺志」。　按：乾隆「南海縣志」云：「順治六年，□□禪師開法訶林，重建風旛堂、敕經樓、方丈、筆授軒。」蓋以時諱，故缺天然二字。）
春，今無來投和尚座下，為落髮受具。（「光宣臺集」七「瓊州圓通觀記」、十二「天老和尚七十示生頌。」按古雲撰今無「行狀」云：「年十六，抵雷峯，依天老人得度。」己丑無年十七，亦非在雷峰也。又謂「年十七，受壇經，聞貓聲」，此辛卯事，無年十九也。又謂「年十九，入匡」，無年二十一，非十九，此「狀」多誤，余別有考。「海雲禪藻集」及「勝朝粵東遺民錄」皆沿其誤，今「光宣臺集」，古雲所編，豈未校其文耶？）
和尚自言：「山僧在訶林時，有一僧呈偈數十首，山僧接得，但放案上，便問：『無夢想，無見聞，主在甚麼處？』答云：『正在學人放身捨命處。』山僧道：『據你此答，定謂會得落枕子時消息了也。我更問你，祇如第一問，第二問，還過得麼？』渠便謂：『猶是學人疑處。』山僧不覺失笑，云：『今人勝似古人，古人第一問、第二問過得，惟過不得第三問，今人先過得第三問，第一二問返過不得，豈不是會得底，與身心全無交涉。』究其流弊，始於師家有箇極則處，教人學會，總不會向真實一回悟得。是以今時師資，說處儘有，若到做處，蚤已逗漏出許多生滅。」（「語錄」六。）
薛劍公始亨來廣州相見。（薛始亨「蒯緱館十一草・與天然和尚書」。　薛始亨，字剛生，一字劍公，順德人，府學生。少從陳邦彥學「周易」「毛詩」，工詩古文詞，尤熟曆算典章經濟。丙戌亂後，乃返龍江，杜門不出，嘗謁道獨為受記，又從鼎湖弘贊受戒。工畫竹石。著「南枝堂稿」、「蒯緱館十一草。」）
王澹子瑯有「喜天和尚自訶林解夏掩關雷峰」詩。（詩云：「迢迢海濶烽煙遠，虞苑深秋一棹還，手拂寒雲歸野逕，窗開明月認前山。孤峯掃塔藏高影，萬木橫橋斷俗閒，池上風旛翻論後，滿庭黃葉掩荊關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。　王瑯。字澹子，番禺

人，諸生。與黎遂球、朱學熙友善。禮天然，名今葉，字開五。葺野樗堂為終隱計。著「野樗堂稿」、「毫樓詩」。）
十二月十日，光孝寺範銅世尊象上座，時和尚在雷峰，侯若孩性、袁彭年與鄉紳王園長應華、曾元魯道唯敦請復出訶林。（「光孝寺志」。侯性，字若孩，河南歸德人。補諸生，習騎射，授鎮守廣東西寧參將。永曆初，擢御營都督同知，從扈入武岡，封商丘伯，掌中軍都督府事。梧州陷，性降之。天然有「送商丘伯侯若孩」二首，注云：「若孩以僧服奉母太夫人柩還中州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四有王瑯「海雲寺會送侯月鷺奉母太夫人櫬歸葬洛陽」詩，即性也。　曾道唯，字元魯，南海人。萬曆進士，官至山東按察使，以病乞歸。崇禎間，起浙江右轄，調湖廣左轄，以親老乞休。著「介石齋稿」。　王應華，字崇闇，號園長，東莞人。崇禎元年進士，累官至禮部侍郎。紹武時，拜東閣大學士，清兵入粵，紹武匿應華家，遂出降。後入肇慶，補光祿寺卿。昭宗西奔，乃皈依道獨，名函諸，字言者，隱居以終。天然有「王園長入山」詩及「與王園長書」。）
十二月，受新會邑侯萬興明請說法大雲山之龍興寺，記汝今帾侍行，一時搢紳文學並集為蓮社。（「詩集」六「文玉居士七十一歌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三、「廣東通志」二二九。　萬興明，江西南昌人，舉人，見「廣東通志」四五。　今帾，字記汝，新會人。番禺諸生，俗姓潘，名楫清，字水因，夙與陳子升、黎延祖兄弟及同里楊大進諸人遊，國變後，遂從天然受具。辛丑為雷峰典客，後隨天然住丹霞，再住歸宗，參究之下，間疏音韻，諧聲協律，精研奧博。著「借峯詩稿」。天然有「送記汝典客隨石鑑西堂之棲賢」詩。）
是年，清世祖飭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繼茂同定廣東，各率其部以行。（「元功垂範」。）

(永曆四年順治七年)庚寅（一六五〇）四十三歲

正月，在大雲山月林堂說法，有「語錄」，並作「與諸衲遊知園」、「遊圭峯」、「古罔聞警」諸詩。（「詩集」七、「語錄」二。）
三月，本淨公自廣州至雷峰薙髮受具，時智母師太亦促居近寺。（「詩集」七、十。）屈大均禮和尚落髮為僧，法名今種，字一靈。（「屈氏家譜」、「翁山佚文二輯・髻人說」、「有學集補・羅浮種上人詩集序」。）

函可住瀋陽，有「憶麗中法兄」詩。（詩云：「濶別何年思杳茫，一聲孤雁淚淋浪，想當亂極悲親在，共愛恩深見國亡。書信竟無通遠塞，烽煙曾否到禪房，舊時相識多新鬼，只恐身存已斷腸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。）
是年春。清兵圍廣州，十一月初二日，城陷。（「元功垂範。」）死者七十萬人。（乾隆「番禺縣志」十八。）

(永曆五年順治八年)辛卯（一六五一）四十四歲

為今摩落髮受具，其妻某後亦為比丘尼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銘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　按：今摩落髮之年，「禪藻」謂「庚寅冬，一夕窺內典，遂盡蠲宿習，從大父母落髮，同時受具雷峰。戊寅秋示寂，世壽七十，僧臘四十六。」此文有三誤：本淨公為僧在庚寅三月，「詩集」十「雷峰三月」詩有「七十老翁初入寺」句，原注謂「時老人新棄家為僧」可證，此一誤也。智母為尼在壬午年，見「光宣臺集」，此二誤也。假定今摩為僧在庚寅，卒於戊寅，則僧臘四十九、云四十六是三誤也。今據「智母師太塔銘」云：「孩男一人琮，辛卯亦成比丘。」繫於本年。惟明大統曆庚寅十一月閏，清時憲曆辛卯二月閏，今摩落髮之年，「禪藻」「塔銘」相差一年，或用新舊曆有不同歟？）作「落齒吟」云：「食笋忽落齒，方知非壯年。」「喜訶衍還山」云：「乍別驚予瘦。」「病」四首云：「茶為傷脾少。」（「詩集」七。）蓋年來遭逢世變，體氣漸衰矣。又有「九日掃老父塔」詩。（「詩集七」。）是本淨公當卒於本年間。
十月，林叶玄夢錫有「冬月祝本師天和尚四十又四」詩。（詩云：「入望皎然白，寒光萬古同，魄臨朝鏡靜，色映碧潭空。鶴夢通三島，梅花共一叢，年年願相照，長嘯此山中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。　林夢錫，字叶玄，番禺諸生，禮天然為居士，法名今舒，字舍予。）是年間，尚可喜折柬相邀，以病辭不見，勉出以賓主見，禮意殷隆，次日不辭而退。（「行狀。」）

(永曆六年順治九年)壬辰（一六五二）四十五歲

是年間，無方今應刻「天然和尚同住訓略」一卷，序云：「古設叢林，耑為養道向上之士，不宜限之準繩。但晚近以來，人多中下，故重以莊嚴過望賢俊，不妨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。要使入而就理，不作事障，出而就事，不墜理詮，然後以超越之心，同於凡小，上可踐吾門尊貴之路，下可免流俗豁達之譏。同住之始，

是用申明，願各洗心，毋墜先緒。」（原書卷首。　按：此書次行題「雷峯監寺今應梓」，前半敘寺中職事之規則，後半則訓戒之文，「塔誌銘」謂和尚「所立規矩整肅森嚴」，即指此也。書無著作及刊刻年分，今應晉監寺之年，「海雲禪藻集」二亦不載之。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「銅佛款識」云：「博山下二世雷峰隆興寺本師天然昰和尚率大檀越喜鑄，監寺今應識。」喜者尚可喜也，讀此可窺見和尚之風度。考今釋撰「雷峰海雲寺碑記」云：「壬辰，鑄鎏金釋伽如來一軀，瑰麗殊絕。」殆即尚可喜捐鑄，又「詩集」八「悼無方」二首有「歸山將一歲，哭子畏心傷」，及「一上金仙殿，常思作殿人」句，原注：「雷峯佛殿，無方實董其成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「今應傳」云：「應字無方，番禺人，俗姓許。己丑，出世受具，旋繼旋庵為雷峯監寺。會修殿宇，殿之宏麗鞏固，應有力焉，惜未工竣，已西首矣。」和尚以戊戌春返粵，雷峯大雄寶殿亦同年落成，此書之刻當在壬辰丁酉間也。）

今釋行脚入廣州，禮和尚於雷峯，為易名登具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、成鷲「咸陟堂文集」六「舵石翁傳」。）為劉客生湘客受具，字曰思圓。（「詩集」八、薛始亨「南枝堂集・劉湘客序」。　劉湘客，字客生，西安人，遠生弟。以諸生薦舉入官，永曆中，為詹事兼左副都御史，與金堡、袁彭年同稱五虎。四年，被劾遣戍，桂林陷乃脫歸。）袁彭年亦禮和尚為居士，名今忭，字高齋。（「詩集」八、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。）

作「侯若孩詩集序」。「送商丘伯侯若孩」二首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、「詩集」十。　按「序」有「侯子今返中州」語，詩次於「壬辰除夕」詩前，當為同年作。）又有「因亂奉母蕉林，阿字頻為省視感而賦詩」。（「詩集」七。　按：「詩集」七有「蕉林看岨關主病」詩，「海雲禪藻集」二云：「今岨居雷峰，與頓修漸公結茅閉關三年。」則蕉林殆在雷峯附近。）

函可有「步韻和麗中大師寄懷」詩。（詩云：「艱難百折兩人同，話舊峰頭願不空，佛似一家傳世業，天教五國大門風。此心肯共滄波去，片紙長留朔雪中，萬里遙遙情脈脈，嶺雲邊月望何窮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一。）

(永曆七年順治十年)癸巳（一六五三）四十六歲

薛始亨有「與天然和尚書」云：「大事因緣，此生誓願成者，非有退轉。在今日實不能效和尚會下諸君，吟詩寫字作名士之態，談笑終日，自詡大根器之所為也。」（「蒯緱館十一草」。

按：書無年分，末有「梁同生忽病痰而歿殞」語，「詩集」十一有「九日悼梁同生」次於癸巳詩中，知始亨書亦同年作。）
謝伯子長文入山相訪，和尚有詩贈之。（「詩集」十。　謝長文，字伯子，一字雪航，番禺歲貢生。工詩古文詞，與黎遂球相契，陳子壯、子升與遂球同開南園詩社，伯子與焉。補鄖陽縣知縣，方行而楚陷。廣州擁載，授主事，遷員外郎。亂後不復出，禮天然為居士，名今悟，字聞初。著「雪航稿」、「秋水稿」。）
春，大饑，斗米千錢。饑民羣聚莞塘村。有「七月二十二日口占」詩云：「瘴海棲遲十二秋，避兵長傍蓼花洲，無端一夜西風急，又報茄聲入市頭。」（乾隆「番禺縣志」十八，「詩集」十七。）遂侍智母師太入匡山，今無、頓修今漸偕行，有「病留凌江寺」、「韶陽道中病起」、「度大庾嶺」、「道中被詰」、「阻風宿險處」諸詩。抵山，住歸宗寺，并作「禮金輪峯舍利塔」詩。（「詩集」七、十一、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銘」、十二「天老和尚七十示生頌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。　今漸，字頓修，浙江歸安人，姓茅氏。辛卯，年二十入雷峰受具，閉關二載，畀掌記室。從入棲賢，監院事，以母老歸。再入廣州，遇樂說辯和尚主法長慶，遂留住會下。）

(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)甲午（一六五四）四十七歲

住歸宗寺。
春，函可至千頂。可有「遊香巖寺，時諸老謀重建迎空老人、麗大師」詩。（詩云：「千峰頂上香巖寺，積雪何年古道堙，航海尚傳元學士，登臺空揖石仙人。寶幢雨洗燈方續，禪榻雲封草漸新，佇望雙飛天外錫，寒邊早報十分春。」）（「千山詩集」十一。）
四月八日，再禮金輪峯舍利塔，有詩紀之。（「詩集」十一。）
秋，移居棲賢，（「光宣臺集」十二「天老和尚七十示生頌」。）主法席。（康熙「廬山志」引「江西舊志」。）時荷鋤披荊誅茅，（「光宣臺集」六「送頓修監寺棲賢」詩。）愛其山水佳勝，居頹垣敗瓦之下晏如也。（「行狀」。）為智母師太卜庵紫霄，顏曰：「慈氏」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。）作「棲賢山居」十首，有「支籐上紫霄，老母留芋供」句。（「詩集」七。）刻有「語錄」。（「語錄・陸世楷序」。）函可有「和天然兄初住棲賢韻」。（詩云：「鹿洞曾經

過，難尋三峽橋，老兄今又至，浩氣可全消。石立潭邊靜，泉飛谷口遙，黃雲難極目，夜夜夢魂搖。」（「千山詩集」七。）
七月自恣後三日，有「與阿字侍者書」略云：「汝從來未曾做事，即做事亦在山僧左右，時有提誨，此翻遠離，不可不索性說破，恐做事心勝，不覺不知墮在無事甲裏，即纔憬覺，蚤成兩橛，如此則全虧大人行履，即做得事，亦屬有為也。仰觀古之大人，不過行解相應而已，必使解處即行處，行處即解處，方無滲漏。若解過於行，謂之見地中人，日久歲深，空成話餅，所以善知識於學人，常愛之極，而終不敢兩手分付者，正為此也。山僧一向期汝過厚，亦多見禪客七青八黃，便自滿足，甚且退失，故欲汝一脚蹋到底。若根本不深厚，雖使枝葉茂盛，祇益狂肆，於己無益，於人有損，既無以折高明之心，亦未易塞流俗之口，汝今在十字街頭，正好作一番試驗，自知深淺也。」（「語錄」十。　年月據手寫真蹟，字句互有異同，今藏台山黃氏小畫舫齊。　按：自恣為休夏之末日，即七月十六日。）
是年閱「藏」。（「詩集」十四「退院」十四首。）
冬，元來八十壽，奉道獨命入信州之博山掃塔，獨自閩、覺浪道盛自浙、三宜明盂自吳往，和尚經理博山讓道盛主席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二「天老和尚七十示生頌」。　道盛，字覺浪，福建柘浦張氏。住金陵天界寺，世稱天界浪杖人。順治十六年卒，年六十八。　明盂，字三宜，號愚庵，錢塘丁氏，杭州顯聖寺僧。康熙四年卒，年六十七。）

(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)乙未（一六五五）四十八歲

住棲賢，今摩來遊匡山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）
春，侍道獨入高泉，今無偕行。四月，之饒州，至萬年山，作「萬年山居」詩，有「夏日生涯易到秋，陰森松竹倚山樓」句。今釋自棲賢至。八月，還泊南康城，抵棲賢。（「詩集」十一、「光宣臺集」六「送頓修監寺棲賢序」、十二「天老和尚七十示生頌」、「徧行堂續集」一「四書義自序」。）王說作邦畿有「寄天和尚住棲賢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一自違師後，於今兩載餘，暮雲頻有夢，春雁久無書。傍寺參方丈，逢人問起居，得知佳勝處，棲息愛吾廬。」「耳鳴集」二。　王邦畿，字誠籥，番禺副貢生，隆武乙酉舉人。廣州擁戴，以薦官御史。永曆初之肇慶，及傾覆乃遁歸。禮天然，名今吼，字說作，少以詩鳴，著「耳鳴集」。）

為梵音今音登具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。　今音，字梵音，番禺曾氏，原名起霖，字湛師，諸生，天然之從弟。平生任俠，亂後入匡山，求天然脫白，嶺上遇道獨返粵為之落髮。乙未，登具於棲賢，隨天然返雷峰，卒於華首臺。著「古鏡遺稿」。）

(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)丙申（一六五六）四十九歲

住棲賢，遣今無之瀋陽，訊函可，送之以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一。）可有「棲賢先專普雨來及閩而返，今冬阿字始至，戲成二絕。」（詩云：「纍纍低塚路茫茫，普雨何曾及大荒，怪殺羸軀兼善病，竟將草屨試冰霜。」「雁足先傳紙半張，十年窖底伴羝羊，棲賢門下多龍象，蹴踏都應白玉堂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六。）及「和棲賢送阿字出塞」詩。（詩云：「千里同風遠寄書，天山翹首獨躊躇，冰雪有緣兼累若，父兄何事苦憐余。白骨此中還得見，黃沙之外更無餘，何時生入盧龍塞，金井梅花是舊廬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三。　按：普雨，「海雲禪藻集」不載。陳子升「中洲草堂集」有「東過鬱洲，與空和尚飛錫相近不克往訊，歸後寄普雨、澹歸二上座」詩，即其人也。）
冬，智母師太以苦寒返粵，遣今再隨行，並送以詩，有「同生惟有汝，遠俗得余心」句，創大日庵於雷峰居之。（「詩集」八、十一、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。　按：和尚有二妹，名今心、今再，詳詩意似今心已歿矣。）
函可有「和棲賢和尚見寄韻」一首（詩云：「鈚斧東來話近因，寸緘未達共沾巾，艱難菽水愁孤鉢，潦倒風沙泣罪人。入夜笳聲傳雁塞，何年斗氣合龍津，鄉關逾遠師顏老，櫓斷遙知路更頻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二。）又有「丙申除夕和棲賢辛卯除夕韻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只因生長在遼東，誰是無鄉老此中，今夜盡勾積歲念，明朝須發向西風。哭猶有淚情非至，吟到無題詩亦窮，細看此來真寂寞，眼前還得幾人同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三。）
雷峯建置梵剎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「今白傳」。）
道獨住廣州海幢寺，撰「華嚴寶鏡」。（原書序。）

(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)丁酉（一六五七）五十歲

住棲賢
春，龔孝升鼎孳頒詔至粵，持錢牧齊謙益書，訪求道獨得鼎湖道丘藏德清「夢遊全集」，獨為搜羅散佚，曹秋嶽溶為集眾繕寫，

載以歸吳，謙益校讎編定四十卷，毛子晉晉鏤版刊行。（「有學集」二十一「憨山大師『夢遊全集』序」、「嶺南刻憨山大師『夢遊全集』序」。　按：龔鼎孳使粵為丙申冬末，「定山堂集」二五「同張登子、鄧孝威遊海幢訪澹歸上人」、「別澹歸」、「三遊海幢」諸詩皆次於丁酉，故繫於此。　龔鼎孳，字孝升，號芝麓，合肥人。崇禎進士，授兵部給事中。李自成陷京師，受直指使。順治初，迎降，以原官起用，屢官至禮部尚書。工詩古文詞，著「定山堂集」。　錢謙益，字受之，號牧齊，常熟人。萬曆中進士，官至禮部侍郎，坐事削職。弘光時，召為禮部尚書。多鐸攻江南迎降，授禮部右侍郎，旋歸里。著「初學集」、「有學集」。　曹溶，字潔躬，又字秋嶽，號倦圃，秀水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，官御史。順治十三年，由戶部侍郎出為廣東布政使，左遷山西按察司副使，整飭陽和道裁缺候用，旋丁母憂不復出。工詩，著「靜惕堂集」。　毛晉，字子晉，世居虞山東湖，藏書處曰汲古閣，讎勘「十三經」、「十七史」流布，又刻「津逮秘書」，皆宋元以前舊帙，其他佚典秘文，多不勝紀。著「海虞古今文苑」、「明詩紀事」。）

九月，今無自瀋南行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七「丁酉九月南還別剩師叔」詩。　按：「千山詩集」四「阿字行後作」七首，有「崎嶇七千里，出塞致書詞，我來八九年，是日一展眉。寒臘亦易過，興盡春已徂，經夏復經秋，忽憶匡廬期。掩卷賦歸歟，相聚雖一歲，恍惚數夕同」諸句，當為丙申到瀋。函可自順治五年遣戍至十三年，所謂「我來八九年」也。自丙申寒臘至翌年秋，所謂「相聚幾一歲」也。「勝朝粵東遺民錄」沿古雲撰今無「行狀」：「三年歸渡遼海」語，謂無在瀋三年，誤矣。）函可有「寄麗和尚書」絕句。（詩云：「人天翹首嶺雲空，又向匡廬覓舊叢，杖底瀑飛三百丈，好攜一滴灑遼東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六。　按：「語錄」十八「剩人和尚塔銘」云：「嘗有書抵余，曰：『門下龍象如雲，若得專一人來，使某得盡其夾輔之力，則曹源一滴，長潤塞下。』噫！余於此知師為法求人之切，豈無所見，顧再易裘葛耳，忽一日，曰：『我十日必去。』」云「再易裘暑」，則本年作書矣。）又有「讀未央『與荊公、宅師談金輪舊事』詩有感用原韻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人世難逢幾弟兄，舊編重讀不勝情，忠臣遺廟清珠海，(原注：『未央殉義後，當事建祠於海濱祀之』)古佛雙林冷莞城。(原注：『荊公脫白後即示寂，今十九年矣。』)地下定知談往昔，雪中難免恨孤惸，只今惟有金輪月，偏向棲賢破寺明。」「千山詩集」十三。　按：梁未央詩，見崇禎十年譜內。）

(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)戊戌（一六五八）五十一歲

春，自棲賢還雷峯，今摩、今音、海發今印隨行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「刻牟子辨惑序」、「詩集」十一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、二、三。）謝長文有「天然本師歸自匡山先札賦此寄訊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江山匡廬峯，蒼翠矗空起。巋然宇宙外，五嶽皆平峙。吾師久駐錫，盡把江山美。道與巒岫高，長江失涯涘。宗風久頹落，賴師為振起。寧續青原燈，挺出曹溪指。不向如來行，自深微妙理。師隨野鶴踪，一到冬春徙。我本沈冥人，感師示遐軌。團圞一室中，悟言笑相視。諭以惜餘年，提以超生死。惘惘恣遊行，遂得皈依旨。鐘鳴漏欲盡，艱難相徙倚。自幸有良緣，威光莫予鄙。近乃營口腹，擔囊匿溪沚。引領重徘徊，雲間墮雙鯉。長跪讀尺書，恍惚在瞻跂。行披庾嶺雲，隨風迎道履。雷峯月正秋，共作大歡喜。玻璃一盌燈，揚波一滴水。大地遍光明，併照愚蒙子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。　今印，字海發，順德人。族姓梁，名之佩，諸生。丁酉，至匡山，禮天然落髮受具。旋隨天然還粵，復返匡掌記室，遣參諸方，至楚見天章和尚，一語契合，付以大法，命居西堂。）

雷峯大雄寶殿落成。隆興寺故湫隘，眾不能容，自是二十年營建未迄，前殿、伽藍閣、左右廊廡先後建置，巍然鼎新，隆興改名海雲，當在本年間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、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今釋撰「雷峯海雲寺碑記」。　按：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，順治九年尚可喜捐鑄銅佛欵識，仍題隆興，而順治十六年鑄銅鐘欵識題曰海雲，本年大雄寶殿落成，和尚亦自匡山返粵，其改名殆在本年歟。）時和尚立按雲堂，策勵後學，朝夕下堂勘驗，刻有「雷峯語錄」。（「語錄．陸世楷序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「今摩傳」。）

因小病掩室，閱「藏」至「牟子辨惑」，乃記二十餘年宿約，命侍僧發梓，並為之序，曰：「吾輩初入學塾時，依父兄師說，深入功利。纔稍長，得自聞見，每為宋儒理學所誤，遇宓芻輩，未必皆入理之士，甚有傳述大顛、韓愈事，加以誇誕，反為伶俐少年笑怪。寶藏密函，又深渺浩瀚，學者懶習，兼之先入之言，橫梗胸臆，輒一目棄去。昔予從此中來，同病相憐，興懷忽忽，惟『牟子辨惑』辭簡理辨，可破羣疑，是不能無望於天下英物矣。」（「語錄」十二。）

刻德清「心經直說」，跋曰：「宗門流弊，今日為甚，究其始皆由浮慕之士，不從生死發心，以大道為名聞之資，以名聞為利養之實，持此心行，未有不錯會古人向上之語。謬謂無凡無聖，既

遣今古，混同此一著，絕大總持，誰為承當，誰為轉變，决了慧用，甚深難辨。正謂以少方便，疾證菩提，從聲聞緣覺，以迄菩薩佛地，皆不能忘般若之功也。昰歸自棲賢，趨侍吾師，捧讀『心經直說』，可謂深救禪病，因乞流通，以示來學。」（「語錄」十二。）

為今辯受具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「今辯傳」云：「至匡廬，參天老人。庚子，還雷峯受具。」茲據辯撰「丹霞澹歸禪師語錄序」云：「戊戌，受具雷峯，親承儀範。」繫於本年。）遣足兩今嚴赴嘉興請「藏」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三。　今嚴，字足兩，順德人，姓羅，名殿式，字君奭，諸生。弱冠求生死大事。己丑，脫白受具，居雷峯丈室最久，與王邦畿、黎延祖時相過從。請「藏」歸至歸宗寺，閱「藏」一周，歿於五乳峯靜室。著「西窗遺稿。」）

張康之安國與比丘自逢在東莞之篁溪，創芥庵為和尚法筵。時今釋居芥庵，安國與徐彭齡為釋三年閉關計，築臷庵居之。和尚作「小除夕示澹書記」詩，有「我歸自棲賢，晤別猶草草臷庵一月談，投機恨不蚤」句。（「詩集」三、「徧行堂集」、「東莞縣志・金堡傳」。　張安國，字康之，東莞人。隸張家玉麾下為別將，家玉死，率所部三萬人居東莞新安間。永曆時，晉都督同知，後逃於禪，與天然、今回為友，天然有詩贈之。自逢為芥庵監寺十餘年，今無有「為自逢監寺舉火」文。　徐彭齡，東莞人，恩貢生，兆魁子。）

(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)己亥（一六五九）五十二歲

今無還抵雷峯，和尚有「喜阿字歸自瀋陽」詩（「詩集」十一、「光宣臺集」九「與王子京書」。）

五月，今無呈偈曰：「手劃高旻枉自癡，可憐積刼滯鬚眉，今年競渡過三日，晚課隨人瞌睡遲。」和尚印可之，有「喜阿侍者呈偈用韻示此」曰：「忘醜憐兒老更癡，歸來還汝舊鬚眉，雷峯佛法無多子，踏倒方知覺悟遲。」（據手蹟藏台山黃氏小畫舫齋，「語錄」、「詩集」、「光宣臺集」皆未收。古雲撰今無「行狀」，謂無呈此偈，和尚遂命首眾，敘次在瓊海歸後，瓊海當為遼海之誤，首眾事詳康熙元年譜內。）

雷峯舊飲河水，河通潮性鹹，一眾苦之。十月，鑿石得泉，味甘而多，命名冬泉，作詩誌之。（「詩集」十一。）

作「壽文玉何公七十一初度序」、「文玉居士七十一歌」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、「詩集」六。　按：「歌」附「小引」云：

「己丑，說法大雲，文玉居士稱白眉，故及門諸士多公族。」詩有「結交猶憶十年前，十里香花擁法筵」句，殆作於本年間。
何士琨，字文玉，新會人，拔貢生。歷官至南刑部郎中，治獄平允，解組歸。丙戌冬，清兵犯邑城，士琨登陴，辦火藥、賦糗糧，城賴以完。國亡後，隱居玉臺寺。）
是年，玉林通琇、木陳道忞應清世祖召至京。（超賢撰「玉林琇禪師年譜」、道忞「北遊集」。　通琇，字玉林，江陰楊氏。年十九出家，居武林報恩寺。順治間，召見三次，說法稱旨，賜號大覺禪師，尋乞還天目山，加封普濟能仁國師。康熙十四年卒。　道忞，字木陳，大埔林氏。甫弱冠，棄諸生，薙染於若昧明，受戒於憨山清，得法於密雲悟，奉召入京賜號弘覺禪師，康熙十三年卒。）
十一月，函可卒，年四十九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「剩人和尚塔銘」。）

(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)庚子（一六六〇）五十三歲

聞函可訃，趨東莞芥庵謁道獨，相向啞然。其徒乞和尚為作塔銘，獨曰：「非公莫銘若弟也。」旋返雷峯有詩哭之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、「詩集」十一。）
有「赴龍溪樊、郝諸公探梅之約」三首、「龍溪諸子再約黃村探梅阻雨不果」、「波羅舟中」、「南海神廟」、「浴日亭」、「登西臺李木洲故址」、「登海光寺樓」諸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一。　按：黃村去番禺東郊三十里，居人多環山植梅，黃登開黃村探梅詩社，延梁佩蘭主之，見「勝朝粵東遺民錄」。）
為今覞、今沼落髮受具。（「徧行堂續集」八「石鑑禪師塔誌銘」，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、三。）

(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)辛丑（一六六一）五十四歲

是年前，和尚著有「金剛正法眼」，道獨為作序，云：「達磨大師秉單傳之旨，謂二祖曰：『吾觀此土，惟「楞伽」四卷，可以印心。』至黃梅易為『金剛』，勸一切人受持此經，即得見性，則知直指人心，無過於此。自曹溪以後，如洞山聰、黃龍南、汾陽昭、中峯本諸大宗師，皆以此經為契證，希有哉，豈可謂文字乎。吾子麗中宿植善根，玅悟上乘，諦觀此論，一字一句，皆般若之精髓也，希有哉，豈可謂今人異於古人乎。或謂空隱老凍膿，猶有鄉情在，予何敢私，金剛正眼，現在具眼者請鑑。」

（「長慶語錄」。　按：「塔誌銘」謂「著有『楞伽』、『楞嚴』、『金剛』三疏。」其「楞伽心印」、「首楞嚴直指」二種已刊，惟「金剛正法眼」未見傳本，「番禺縣志」、「續志」皆未著錄，據「牧齋有學集補・復天然昰和尚書」，曾有刻本，參康熙元年條。）
初春，出海幢。（「詩集」十一。）
四月，道獨由海幢返芥庵。七月初七日，獨詔和尚曰：「瘡疾延綿，殊可厭惡，吾旦夕且掉臂矣。」和尚泣懇住世，羣生可念，獨曰：「吾道有汝，重擔可卸，復何戀耶。」二十二日，端坐而逝，世壽六十二歲。八月，和尚奉塔於羅浮華首臺之南，並手次「行狀」。（「長慶語錄」附和尚撰「行狀」，錢謙益撰「塔誌銘。」　按：「行狀」，「語錄」未收。）繼主華首法席，刻有「語錄」。（「語錄・陸世楷序。」）
湯來賀至粵，訪和尚於芥庵，為論儒佛異同之旨。（「塔誌銘」未載年分，「光宣臺集・與湯惕庵書」云：「解纜定在何日，未能趨別，更覺悵然！先師翁空隱和尚，得公芳名，照耀泉石，受好賢之報，真自不虛。」何絳「不去廬集」二「文江公傳」云：「辛丑，余晤湯公。」則來賀以本年來粵也。）
十月，李孝源永茂、鑑湖充茂兄弟，以仁化丹霞山捨於今釋，嚴事三寶，闢為別傳寺。（同治「仁化縣志」七今釋「丹霞營建圖略說」、「徧行堂續集」一「負心說」、「咸陟堂文集・舵石翁傳」。）南雄守陸孝山世楷護法之力最鉅焉。（「曝書亭集」七「陸公孝山墓誌銘。」　李永茂，字孝源，河南南陽人。天啟乙丑進士，初為溶縣令，崇禎初，官至僉都御史。弘光末，巡撫南贛，與弟儀部充茂買仁化丹霞山為避亂之計。永曆初，拜吏部尚書，文淵閣大學士，旋乞歸，入丹霞山中，卒謚文定。後充茂携家返里，遂捨為寺，祝髮受具，名今池，字一超。「徧行堂集・喜得丹霞山贈李鑑湖山主」云：「弟兄不負二難名，賓主須留三到跡，論功若敘魏無知，大書莫漏汪罃石。」自注云：「漢翀別號，吾由漢翀始知此山本末。」　按：「中洲草堂集」十三「酒酣贈汪漢翀工部」，自注云：「曾為番禺令。」據「廣東通志・職官表」云：「汪起蛟，河南南陽人，貢生，順治三年，番禺縣知縣。」即其人，此山中掌故，附記於此。　陸世楷，字英一，號孝山，浙江平湖人。丙戌拔貢生，初授平陽府通判，順治十三年自登州府同知，擢南雄府知府，有政聲，修輯郡志，捐建天峯書院於府治東，又建龍護園為丹霞下院，買田以贍課諸生，歷十九載，以憂去官。禮天然為居士，名今亘，著「越吟」、「晉吟」、「齊吟」、「種玉亭詞」、「踞勝臺詞」。）

今嚴請「藏經」歸。今音卒。（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今釋撰「雷峯海雲寺碑記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。）
是年，詔遷沿海之民徙入內地五十里，（乾隆「番禺縣志」、康熙「東華錄」。）雷峯置田多被沒。（「徧行堂續集」三「雷峯乞米疏」。）
十二月，昭宗為緬人執獻吳三桂軍前。翌年，被害於雲南。（「南明史綱」。）

聖祖康熙元年壬寅（一六六二）五十五歲

春，再至新會暇園說法，有「語錄」，並作「暇園留題」詩。（「語錄」二、「詩集」十二。）及「自作象讚」。（「語錄」九。）
三月，出主海幢，（「光宣臺集」五「復海幢放生社序」。）有「語錄」。（「語錄」一。）遣侍者今覞入金閶，撰書幣乞錢謙益作道獨塔銘。謙益覆書曰：「『金剛眼』、『西樵錄』諸書，錯列經笥，如奉圓音。提唱『林間錄』，畫龍點睛，便欲飛去。竊謂宗家綱要，無如永明『宗鏡』，即心即佛，遮表二詮，華首印證，若合符契。和尚既提倡『林間』，何不用此例，提倡『宗鏡』，令宗海中金剛眼睛，一一透底點出，何快如之。」（「語錄」十、「光宣臺集」十五、「有學集」三六「華首空隱和尚塔銘」、「有學集補・復天然昰和尚書」、「獨漉堂唱和集」。按：錢謙益書云「金剛眼」已見順治十八年條，「西樵錄」未見傳本。）付今無大法，立為首座，並銘竹篦子授以偈，曰：「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，雷峯今日重拈，惟有阿兒不會，且教舒卷隨時，三十年瞎卻天下人在。」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　按：古雲撰今無「行狀」，謂其「二十八得法」，時為順治十七年庚子，又謂「自瓊南歸後再依雷峯，一日，晚課呈偈云云，峯印之，命首眾，壬寅主海幢。」惟呈偈為順治十六年自遼歸後事，時無年二十七。又無自瓊南歸為順治十八年辛丑事，見「光宣臺集」二十「寄答足兩詩序」，時無年二十九，互有牴牾。無撰「徧行堂文集序」云：「壬寅，余領眾海幢」。「監院解虎六十又一壽序」云：「十年以前，為師友道義所牽，遂有付受首眾之事，今十年矣。」解虎今錫字，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生，康熙十年辛亥年六十一，上推十年正為壬寅。又無撰「解虎錫公塔銘」拓本云：「予壬寅分座，首眾僧於海幢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一云：「無回渡瓊海歸雷峯付法，首眾僧於海幢示偈云云。」壬寅無年正三十，所謂「三十年」正相合也。）又付今覞

大法，並銘竹篦子授以偈云：「體露金風莫可追，相隨來也又奚為，暗明鑑盡無遮護，獨荷全機賴石兒。」為和尚第二法嗣。（「徧行堂續集・石鑑禪師塔銘」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）

六月二十日，和尚以智母師太病，趨雷峯侍藥。七月二十日示寂，世壽七十九歲。病中恩愛頓絕，一意西方，嘗夢睹慈相，或以全身投蓮華中，香極而醒。臨化數日，顏色光怡，無痛苦狀，念佛至氣盡。（「語錄」十「與澹歸監院書」、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。）有「與澹歸監院書」。（「語錄」十。）

康熙二年癸卯（一九六三）五十六歲

壬寅、癸卯間，促居雷峯，旋徙芥庵，有「語錄」。因今無、今覞請益唯識，謂宜本楞伽，遂疏「楞伽心印」四卷，撰「自述」云：「楞伽山名，此山純以楞伽寶成，故以寶名山。山在南海，夜叉所居，因其王請佛說法山上，又即以山名經。棗柏大士云：『此經於南海中楞伽山說，如來道經山下，羅婆那夜叉王與摩帝菩薩乘華宮殿來，請如來入山說法。其山高峻，下瞻大海，傍無門戶，得神通者，堪能昇往，表心地法門，無修無證者，方能昇也。下瞻大海，表心海清淨，因境風轉，識波浪動，達境元空，心海自寂，心境俱寂，事無不照，猶大海無風，日月參羅，煥然明現。此經為根熟菩薩頓說種子業識，為如來藏，異於二乘滅識趣寂，亦異般若修空菩薩樂空增勝，直明識體，本性全真，便成智用。如彼大海無風，斯境像明徹，心海不搖，境風非別，但能了真，即識成智。』棗柏固深悉『楞伽』宗趣也。此經初譯自劉宋求那跋陀羅成四卷，名『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』，至元魏菩提流支復譯成十卷，名『入楞伽』，唐實义難提與復禮等譯成七卷，名『大乘入楞伽』，唐譯簡切，終不如宋譯高古奧渺，故自古及今，猶從初譯。梁武時，達磨大師航海至魏，壁坐少林，因授可祖法曰：『此土唯「楞伽」四卷可以印心，並以付汝。』自是『楞伽』遂為宗門秘密，今禪者空疏，至有生平未嘗展卷，可歎也！求之義學，惟洪武初，宗泐、如玘奉詔合疏，萬曆末，德清『筆記』，崇禎中，智旭『義疏』，外此不少槩見。達磨大師嘗曰：『此經五百年後，翻為名相之學。』諦審斯語，良深慚悚，大師蓋謂吾宗失傳，豈異人事哉。昰自順治辛丑，先華首示寂，明年，先大日相繼謝世，壬癸兩載，生趣頓盡，促居雷峯，旋徙芥庵，乘茲夙志，兼酬禪問，聊以自悅，未敢示人。惟念道法濫觴，所謂見性，幾同神我，透脫一路，無異冥初，不自生，非不

生，聖言具在，乃有不達緣起，究墮撥無，任情壞法，較之拘滯名相，功罪又相徑庭也。此經直指種子業識，為如來藏，實有迷悟，不則以流注為自心，反成生識之過。疏中深切著明，惟先血脈，所引經論，但取入理之近，互相發明，至於機語，猶切矜重。夫機以轉有言之關捩，教以導無言之指歸，正在深談，不辭明破，而徒以剿絕之路，溟涬真詮，誣罔名言，烏焉成馬，此時禪病，所為真贋難辨也。我大師首創無言，並傳四卷，區區隱慮，昰請與天下後世仰奉慈旨爾。」（「語錄」一，原書「自述」、今無撰「緣起」。）

十二月六日，為徧中居士寫鑑智禪師「信心銘」十二紙，並為之跋。（跋云：「癸卯臘月六日，大雨掩室，取徧中居士卷書此。居士於吾門最誠慤，雖學道因緣，尚屬初機，然正欲其常置案頭，時一省覽，與文字般若沁入既久，當有瓜熟蒂落時節也。」據原蹟。）

魏善伯際瑞有「與麗大師書」，云：「某於大師如檻猨籠鳥，瞻依麐鳳。舍弟歸，具述論緒，佛法祛魔，正可護佛法，某雖蹇駑，有鞭策矣。」（「魏伯子集」二）。魏際瑞，初名祥，字善伯，號伯子，寧都人，明諸生。性敏強記，於兵刑禮判律法諸家，皆窮析原委。嘗客浙撫范承謨幕，以才稱，死於劉大任之難，著「魏伯子集」。　魏禮，字和公，又號季子，與兄際瑞及禧稱寧都三魏。弱冠補諸生，生平好遊，足跡幾遍國中，所至必交其豪賢，著「魏季子集」。嘗以康熙元年壬寅來粵，以癸卯歸，故繫於此。）

康熙三年甲辰（一六六四）五十七歲

四月初八日，付今摩大法，為和尚第三法嗣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）並銘竹篦子，授以偈曰：「背觸非遮護，巍巍古道存，十年行有地，一日契無言。影草手中眼，吹毛身裏門，規模鎔盡易，須念爾兒孫。」　（按：此竹篦子舊存海雲寺，余藏有拓本，欵署「甲辰浴佛日，銘付摩子，天然。」「語錄」、「詩集」均未載。）

中秋前五日，「楞伽心印」刊成，今無為撰「緣起」。（「光宣臺集」，年月據原書。）

九月，彭羨門孫遹訪和尚於芥庵，有「遊篁村入芥庵謁昰禪師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欲買深山計未能，虛名十載總無憑，入林且訪經行室，浪跡真如自恣僧。花院風微生夕磬，雲峯葉落見秋燈，此身但得辭塵累，洗鉢焚香亦自應。」）「宿芥庵呈昰禪師」二

首。（詩云：「雲山偶作南中客，杖笠初從物外遊，滿院寒香仙桂發，一林疏雨玉梧秋。已知世味同芻狗，便解機心近海鷗，願乞巾缾為弟子，他年追侍碧峯頭。」其二云：「雲水襟期總自同，繩牀玉塵見宗風，秋生夕籟高林外，人在山堂細雨中。心境自憐空未得，思維已覺路將窮，重來證取無生義，相約明年荔子紅。」）又「奉酬昰禪師見貽之作」二首。（詩云：「竹院無人諸境寂，翛然已自出塵遊，瘴雲近海孤村暮，寒雨生潮片葉秋。信宿微言還得象，行吟心事欲盟鷗，春前趁取芒鞋健，直向羅浮最上頭。」其二云：「何肉周妻累不同，幾時林下暢元風，諸天說法花時現，片語當機日可中。白社但能傳慧業，青衫誰復怨文窮，塵緣未了空歸去，惆悵篁溪夕照紅。」「南[泳-永+往]集」一。　彭孫遹，字駿孫，號羨門，海鹽人。順治進士，康熙博學鴻詞第一，授編修，歷官至吏部右侍郎。工詩，有「松桂堂」、「南淮」、「香匳」、「唱和」等集。）

今無、今覞集前人遊覽棲賢記載，與和尚山居時詩若文，為「棲賢詩文彙集」一帙，程周量可則為作跋。（「海日堂文集」不載年分，中有「壬寅一至其地」，及「和尚旦暮將返溘城」語，可則以甲辰入都，當為本年間作。）和尚有「復程周量中翰書」。（「語錄」十無年分，「海日堂詩集」四「生日感懷」二首，有「記得本師留偈別」句，次「甲辰秋，免喪赴都，留別羊城諸親友」詩後，所云「留偈」即此書也。參康熙十二年條。　程可則，字周量，號湟溱，南海人。順治辛卯舉人，壬辰會試第一，庚子應閣試，授撰文中書，累官至兵部職方正郎，出知桂林府，卒於官。）

康熙四年乙巳（一六六五）五十八歲

奉智母師太靈骨，窆羅浮葫蘆嶺之原，琢石建塔，命今無為塔上之銘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「智母師太塔誌銘」謂「師太示寂三年」及「無少趨法庭，中間十七八年」語，「十七八年」疑「十六七年」之誤。）

彭孫遹有「擬同昰禪師入羅浮，縱觀金沙玉鵝之勝，會以事留省下未果斯約，作此奉訊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羅浮古洞天，萬仞青蘢葱。欲從白社侶，遠叩神仙宮。左挾軒義叟，右呼葛仙翁。如何混塵壒，坐令此願空。試問飛錫人，何時去山中。金沙水碧流，丹灶春泥融。石竹翠無恙，芳蘭抽幾叢。霞峯洵可樂，幽陟孰與同。悵焉不成往，徜恍心何窮。」）（「南淮集」二。）

秋，有汰僧之議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八「相江歎・序」。）今無有上和尚書，曰：「時事如浮雲蒼狗，旦夕變更，懸仰慈座，不勝神馳！東官外縣可無喧擾？今無領眾來時，以業重為門牆忝，中夜誓志，事未從心，今又遇此境，謹株守不動，倘大决裂，始退還雷峯，乃作良圖，和尚勿過慮，已後不必遣僧，途次大艱，非所慰也。大牛、海發俱還雷峯，諸事足可無虞，見一、記汝諸人尚未回，亦要自不遠耳。海幢下元後得百全，可以卒歲，但食指不止一千，俱尋常懸度，至於事理之外，如今日世事，忽然變起，則不能如人之念，又不可知矣，餘鐵機口稟不盡。」又覆和尚書，略曰：「風波過後，痛定有痛，難陳於筆，謹著古臆口稟。」（「光宣臺集」九。今白，字大牛，番禺人。姓許，名凌霄，諸生，工詩文。癸巳，皈天然薙髮受具。丙申，住雷峯，建置梵剎，發願行募十餘載，一夕行乞端坐而逝。　今桃，字見一，「海雲禪藻集」三，今儆有「送見一桃公還匡廬」詩，今嚴有「九日送見一、訶衍入匡山」詩，「語錄・示見一侍者」有「一見桃花更不疑」句，今無「壽見一」詩注謂：「己丑禮和尚受具於訶林，居侍寮最久」云。海發、記汝、鐵機均見前，古臆待考。）據此可見當時風聲之緊急，寺僧之驚惶。和尚亦有「乙巳冬，聞沙汰之令」，及「尹恒復中翰遣公郎兼中持書入山，時沙汰寬旨，賦此酬之」詩，有「物情纍卵今同昔，珍重篁溪石上時」句。時和尚住東莞篁溪之芥庵也。（「詩集」十二。尹體振，字恒復，東莞人，諸生，弱冠有文名，與張家玉相切劘。隆武時，家玉疏薦未赴。永曆初，授中書舍人。國亡後，遁跡羅浮，已復逃於禪，歸里卒。）　按：汰僧之令，為順治末年，尊崇禪僧太過，受天主教之反響，官書鮮載。（「光宣臺集」五「監院解虎六十又一壽序」云：「憶乙巳時方住海幢三載，百務未備，廷議汰僧。」「相江歎・序」云：「康熙四年秋，有汰僧之議，予自海幢解眾後上丹霞。」並證以「瞎堂詩集」，乃康熙四年事。惟據性統編「高峯三山來禪師年譜」康熙元年條云：「夏，特旨令天下僧道復民衣，公令森嚴，列剎莫能守。邑令林覲伯素與師善，知事勢必改，命師闔院勿散，但閉門易服以待，果三月恩詔降。」徹剛等編「丈雪紀年錄」康熙元年條云：「時泰西天主教穆革我倚許方伯勢，諸當道信其邪說，有圖廢釋教之舉，師有『上許方伯、席文宗、王郡守闢天主教滅佛教書』，當道公議而止。」康熙三年條云：「時秉鈞者，奉天主教，湯若望仍行左道，又有沙汰之說，聞玉林國師密札進京，欲保存大雄報恩，師致書曰：『既膺一國之寵，當此魔強法弱之際，正宜挺身利濟，俾寧謐海內諸山，焉得只顧自己，豈稱法門柱石哉。』」

據此，汰僧乃康熙元年事，三年又有沙汰之說，而廣東乃在四年，或不止一次耶？　又按：道忞「百城集」二「寶奎說」云：「我法孤行世間，前有三武之災，後有道君之厄，時而易僧為德士，時而改寺為神霄，近而廣督上沙汰之章，廷臣下酌裁之議，一時僧眾惶駭，還家無路，填溝壑而道塗者，蓋不知幾千焉。」此說作於康熙九年，殆沙汰之議，發於兩廣總督盧興祖歟？）
今沼卒，和尚有詩悼之。（「詩集」八。　「海雲禪藻集」三言「沼庚子受具，年四十五卒。」無生卒年，沼有「出家日自嘲」云：「四十披緇未為老」，庚子年約四十，當卒於本年間矣。參順治十七年條。）

康熙五年丙午（一六六六）五十九歲

海幢寺始增建殿宇。（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王令撰「鼎建海幢寺碑記」。）
十月十六夕，雷峯本寺被掠，翌日，作「法會諸公擬募田為放生之費乞書冊首」詩，有「半載耕鋤一夕盡」句。（「詩集」十八。）
臘月，受今釋請入丹霞別傳寺主法席，釋請和尚作「丹霞詩」，因隨足力所及遊山中諸勝，成十二律。（「詩集」十二。）並命諸衲隨意屬和，以識一時山川人事之合。今無為作「丹霞詩序」，略曰：「雷峯天老人，深於入山之致，相隨諸子，亦皆骨具煙霞，鼉鳴鱉應，故其一唱百和，如天籟所觸，別具幽響，非如詞流韻客，構雅什於文心，逸清言於雲路，作區區綺麗觀也。」（「光宣臺集」六。）

康熙六年丁未（一六六七）六十歲

住丹霞。作「元日與諸衲泛舟江上」，「中秋前五日與諸衲宿片鱗巖」諸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二。）
今再建無著庵於廣州小南門之麗水坊。時值喪亂之餘，鄉閭蕩析仳離，窮嫠苦節，弱息無歸，再從而招之，出家在家弟子恒數百人。（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王令撰「鼎建無著庵碑記」。）

康熙七年戊申（一六六八）六十一歲

住丹霞。元旦付今釋大法，並示偈，曰：「自到雷峯十六年，掣風掣顛，今日丹霞捉敗，推向人天，不教總靠著那邊。咦！直舉

無遮回護，途絕正徧。休言，祇這是難賺豆皮禪，要天下古今，盡溟涬乎豆皮長處，而不知所以然。」為和尚第四法嗣。又付仞千今壁大法，為第五法嗣。解夏付今辯大法，為第六法嗣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　今壁，字仞千，東莞溫氏。幼通墳典，工詩善書。弱冠遭國變，為僧於鼎湖，聞天和尚倡道訶林徒步歸之。侍丹霞寮，一言之下，知解盡脫，付以大法。辛亥分座海幢，旋卒。）

八月，今無為撰「丹霞天老和尚詩序」，略曰：「戊申八月，老人手書命今無曰：『近日禪講稍暇，偶為古詩，諸子請付梓，欲少待之不可，汝其序之。』此老人之逸言，微借工部之氣出之者也。道人之所以自成其聲，以閒裕為牢落，以峭潔為壹鬱，內華外融，不涉境以動情，不先詞而後我，憑高縱目，據梧發聲，極雲樹之依微，盡禽蟲之鳴變。當見其優游夷愉，高明廣厚，人雖目之曰境，無乃非境，雖目之曰情，無乃非情，後情境而共材華，呈神鑑而齊聲調，使荊卿易水，屈原湘江，頓變為智河慧海，雖有虞氏之南風，未足比數，而老人微言道韻，木葉藏春，軒軒自遠，又可以尋常作者目之哉。」（「光宣臺集」五。）和尚嘗作「似詩自序」，曰：「說作吼子乞余詩付梓人，已而乞名，名曰似詩。似詩者何謂也？夫道人無詩，偈即是詩，故亦曰詩。然偈不是偈，詩又不是詩，故但曰似。吼子請焉，更為語曰：『子以予偈不可讀，姑取詩以示人，為其近人也。何近乎？情近也，境近也。悲歡合離，與人同情，草木鳥獸，與人同境，同人者善入，入則親，親則信，信則漸易而不覺矣。噫！此吼子之說也，然予以為吼子之知予詩者唯近，而不知予之不是詩者亦為近，近者天下之所同也，而有異焉，然則天下之所為樂近者，為其同也而有異，則天下之所謂樂，一人尤樂，予之不是詩，是以樂與天下，而以尤樂待一人，萬世而下，其旦暮遇之耶？昔南禪師住歸宗時，遣化至虔上，將還，有劉君遠送郊外，祝曰：「為我求老師一偈，為子孫世世福田。」明年，南以偈寄之，曰：「虔上僧歸廬嶽寺，首言居士乞伽陀，援毫示汝箇中意，近日秋林落葉多。」後四十年，雲庵復住歸宗，法席盛於前，雲庵上堂有偈曰：「先師昔住金輪寺，有偈君家結淨緣，我住金輪還有偈，却應留與子孫傳。」噫！吼子謂是偈耶？詩耶？固非艱深不可曉，而古今傳誦，不敢目為詩，又安知夫人之所謂近者而即遠，所謂遠者而即近耶？吾願天下勿以堅白之昧，終而自安於所樂，是不但一詩也。』」（「詩集」卷首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三。　按：「古詩」、「似詩」皆未見傳本，和尚示寂後，雪木今毬編為「瞎堂詩集」二十卷。瞎堂在海雲寺，和尚所居處，手

書扁額，見「番禺縣續志」。　今吼為王邦畿山名，見順治十二年條。今毬，字雪木，東莞尹氏子。童年孑身入雷峰，供灑掃。辛丑受具，選侍寮，尋升按雲堂。天然七坐道場，未嘗少離，惟居丹霞時，一充龍護園主，嘗舉竹篦子，欲付以大法，屬疾不及待矣。康熙四十年至海幢病卒，年六十。）
秋，疏「首楞嚴直指」十卷，三月而成。（原書今釋序云：「吾師宴坐丹霞，以三月成『直指』，適屆示生之期。」當為本年作。）
十月十四日，為和尚六十一示生，作「六十一」詩十四首。今釋撰「解連環．甘露降於叢竹，時老人疏『楞嚴經』適竟，兼值生辰」詞。（詞云：「誰釀天酒。只此君吸盡，西江一口。便解衣，投入甘泉，且痛快澆胸，淋漓濡首。葉重枝輕，更步屧，沉酣花柳。看漿調玉屑，露濯金莖，風生碧藕。　應知竹林非友。喜祥分翠柏，慶存黃耇。恰堂中，疏罷深經，似醽醁開新，葡萄醞久。灌頂醍醐，南溟水，全傾北斗。丐曹山，白家餘瀝，小人鼓缶。」）（「徧行堂集．詞」之三。）
今無自廣州至，撰「壽序」並賦「律言」、「示生頌」奉祝。（「丹霞本師天然老和尚六十又一壽序」云：「今歲十月，吾師天老和尚六十又一覽揆之辰，今無與諸山衲子，忭舞雀躍，將趨座右，致人天祝，諸山衲子誠懇胥慶，輿情踴踴，且屬今無為詞以達。今無復之曰：『汝曹念聖世之遐躅，欣人天之標致，綠髮藉雙足之泥，金軀濯九龍之水，輝古照今，順性起用，固當爾爾。然老人湛圓深密，吹南溟之法雨，磬北山之霜鐔，援溺砥柱，救偏補弊，運三才之明幢，斂四相之空寂，殆天之所以不隕洞上一綫之傳，北方童壽，西竺戒賢，豈計思慮所能及耶。又動靜之境不相到，譬之餐蜜挫糟，鼓頰而甜中邊，運斤而勞肘腕，識海智海，兩皆無涯，而用是非相測，詎理所有。且山龍黼黻，羣象昭著，碧桃逗春，紫芝蝕月，一真靡存，十虛廓落，微動聖智，則獨露先乖，便爾沆瀁，又那邊未到。直使執天竺之金函，發先王之玉笈，雌黃迥遠，穎理猶迷，纔呈性境，則神龍縮項，更欲踏翻，而靈龜曳尾，此則今無二十年執侍巾杖，而終無以窺老人，汝曹又曷得而祝耶。老人日坐萬峯，機停歲遠，主持斯道，以壽天下，正且未艾，汝曹但志誠作禮，勤幡花伎樂之獻，毋以祝嘏之詞，亂空中五色。』諸衲子歡喜作禮，無亦歡喜作禮。」「戊申初冬望前一日，本師天然老和尚六十又一示生，人天胥慶，華梵交響，恭賦律言，敬致末祝。」云：「五葉回春綠，雙輪導暝流。寶壇高宿將，芳軌正中區。盛世才偏美，名山跡屢投。圓音通十域，至德仰千秋。洞水天潢濬，宗風地軸留。

一麟孤玉角，四海集金彪。慧刃回烟水，神針貫斗牛。選官江右近，遊岳尚平羞。聖諦凋人爵，囂塵惜馬頭。閱人懸至鑑，據坐得真吼。性相融相攝，行藏自可求。坐深喧鬥蟻，機濶覺鳴鳩。逗月苔烟少，藏鶯雪樹稠。沿流拋楚玉，磐石轉吳鈎。雷震山常響，花明筆盡收。急湍抽蚌腹，傑石駕龍樓。道泰澆風隱，巖高瑞氣浮。絳霞騰翡翠，白塵傲王侯。初地稱韶石，重來即鄧州。鳳林存眼目，狐徑種戈矛。力勁迴瀾柱，風嚴狎水鷗。入城卑俗降，及室弛心偷。白石饒清露，彤雲護綠籌。松枝生珀軟，柏葉應機抽。憑檻知無際，扶笻豈有侔。靈峯猶隱隱，貝葉自颼颼。側仰孚慈力，羣趨慶鶴籌。披珠慚異掌，飲乳咽乾喉。一偈稱難盡，三回匝未休。梅花呈曙色，此意獨悠悠。」「丹霞天老和尚六十又一示生頌」云：「巖巖泰山，既溫且哲，機圓道擴，獅吼獸裂。釐剔厖倫，辟咡英傑，金簇弸出，我舊妙楔。道耿光正，不貴不盛，我師振之，厥宗是慶。靡朕靡兆，聾賢瞽聖，袖滿摩尼，握輪寶鏡。雷震於嶽，四海知還，非烟溪流，若月松間。博大盛備，易仰難攀，啟我後人，春滿嵩山。」「光宣臺集」六、十二、二四。）

福州士紳林孔石請主長慶法席，却之。冬，囑今覞代往，臨別示詩，有「十年未弛吾師擔，三請深慙居士心」句，並有「寄林孔石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二。）

冬，南雄太守陸世楷同闔郡諸宰官請入華林，時龍護園落成，為丹霞下院，和尚賦詩有「太守新修別院深，遙分祇樹落城陰」句，未幾還丹霞，「歲暮」詩有「就隱丹峯幾臘殘，昨隨人去四旬還」句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、「海雲禪藻集」二「今鏡傳」。按：「清代文字獄檔．徧行堂集案」云：「李侍堯奏：『檢「丹霞志」，查出下院兩處，一名會龍庵，在韶州府東門外，一名龍護院，在南雄城內』。」）

是年，手書「法華經」七卷，並作書後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。）

康熙八年己酉（一六六九）六十二歲

住丹霞。

春，過桐子山、泐山，作詩紀之。又作「丹霞山居」十二首，有「連年頻苦病，今夏喜身強，六十又過二，山林多夕陽」句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。）

有「贈角子」詩云：「閒窗愛獨坐，禪暇稍吟詩，與世真無涉，逢人輒解頤。幽棲偏得性，辛苦勉從師，所賴惟多病，投艱或可遲。」（「詩集」八。）角子名今[廾/毘]為和尚第七法嗣，付

囑大法當在本年間。（「廣州海幢寺世系表」、「楚庭稗珠錄」四。　按：今[廾/黽]，新會黃氏真佛今如子，見「海雲禪藻集・今如傳」，道光「廣東通志」三二八「今如傳」云：「[廾/黽]九歲，從父為僧，不數年遂悟大乘，著有『語錄』行世。」其受具及付囑大法年分未詳，今如受具於順治十年癸巳，假定是年[廾/黽]九歲，至是才二十五歲耳。「咸陟堂文集」十七「代丹霞合山請棲賢和尚啟」云：「惟角公和尚，雷峯嫡乳，舵石連枝，生鍾紫水之靈，蚤受丹霞之記。」似付法在和尚住丹霞時。陳子升「中洲草堂遺集」卷末附和尚「書卷子與陳喬生」云：「春日晴暖，與西堂角禪宴坐丈室。」此文為康熙十一年壬子作，今辯付法在康熙七年戊申，則[廾/黽]付法當在己酉辛亥間。和尚作「歸宗山籟」云：「院後遺殘屋，吾師舊掩關，且教[廾/黽]子住，吾欲老投閒。」謂角子也。「廬山志」載[廾/黽]「宋大中丞犖留帶」七律，楊鍾羲「雪橋詩話」有查他山作「棲賢寺阻雨示角子禪師」詩，則[廾/黽]曾主棲賢法席也。）
作「詔復濱海遷民故業」三首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。「廣東通志・邊防篇」云：「臺臣楊雍建、巡撫王來任、總督李率泰先後疏請，康熙八年春正月，奉旨盡弛海禁。」「清史稿・鄭成功傳」云：「康熙六年，徵施琅入京師，撤降兵分屯諸省，嚴戍守界，不復以臺灣為意，鄭錦兵亦不出，相安者數年，濱海居民漸復業。」）

康熙九年庚戌（一六七〇）六十三歲

住丹霞，刻「丹霞語錄」，上元日陸世楷為作序。（「語錄」卷首。）又刻「楞伽心印」四卷。（雍正癸卯重刻本有釋函金跋云：「『心印』先出『直指』八年，參康熙十七年條。」）為與安今竟受具，使掌書記，並贈以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、全祖望「鮚埼亭集」二六。　今竟，字與安，姓陸名圻，字麗京，錢唐貢生。乙酉之難，匿居海濱，有事於越中，尋至福州，事敗，薙髮為僧，名法龍，字誰庵。母作書趣之歸，會莊鑨史案發，詞連之，事白得釋。久之，遂游粵，謁天和尚於丹霞為易名，一夕遁去，不可踪跡。「廣東通志・釋老傳」作今龍誤。）海雲都寺今湛與在社諸公啟乞和尚撰「海雲寺放生社置田碑」。（「語錄」十一、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。）
是年間，重建韶城會龍庵為丹霞下院，和尚有「得澹歸病即愈之訊，時會龍擬新構走筆寄之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八、「徧行堂續集」五「重建會龍下院疏」。）

住丹霞，作「初春與諸衲游黃竹坑」詩云：「春遊老覺步行難，弟子肩輿過遠山，自是大家新歲聚，一年惟有此時閒。」（「詩集」十三。）蓋諸僧以力耕為食也。

六月，今無作「丹霞老和尚楷書後跋」云：「丹霞老人禪悅暇間作字，今年六十有四，而喜書此小幅，精到健媚，殆烟雲泉石之致，為慧光渾融所用，道韻深穩，非小技雕蟲可能彷彿者，宜其月滿千峯，鐘鳴獨院，法雲深處，一座巋然，而能使霜顱螺頂之侶，胸中如灑，計此手神，當與趙州、南陽問法臘而指庭樹也。覿承禪人代依石持來索跋，拜閱之餘，輒增私喜。」（「光宣臺集」十。）和尚有「送依石下山兼訂復來」詩，其書法南宮，海雲諸子皆受其熏染也。

十月，林宛君上達有「辛亥陽月集海雲寺祝丹霞老人壽留宿山樓却賦」詩。（詩云：「花香筵畔擁人天，祝頌多從舊寺邊，牛火遠依丹壑老，獅絃高唱玉淵禪。鏡深鶴語林光薄，雲靜松枝海色連，閒倚山樓思何極，寒宵千里月團圓。」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。　林上達，字宛君，番禺人，諸生。禮天然為居士，名古贅，字縷白。）

是年，為和尚寫刻「梅花詩」之鐵關古鍵登具於雷峯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三、海幢寺刻古鍵寫本「天然和尚梅花詩」。　古鍵，字鐵關，順德胡氏子。庚戌年十八出世雷峯，明年登具，為阿字無掌書記，尋充典客，卒於雷峯。　按：「語錄」十二、「詩集」十九、二十為「梅花詩」、「雪詩」，依平聲韻為五律、七律、七絕各一首，「雪詩」未見單行本，「禁書總目」著錄「丹霞雪詩，僧古翼撰」。古翼，字輔曇，為王隼僧名，邦畿子，後返於儒。工詩，著「大樗堂初集」，而無「雪詩」，考王隼為僧在康熙八年己酉至十四年乙卯，凡六七年，見集中「己酉仲春由雄州入晉安」及「初歸省母」諸詩，其時和尚正在丹霞。「全燬書目」云：「『丹霞雪詩』，前明僧人古翼錄，內一先、十五咸、五歌、六麻四詩違礙。」今檢和尚「雪詩」七律一先有「潔清亦許隨芳穢，流亂何從數後先」句，十五咸有「欲湧波濤翻日月，石留青翠覆松杉」句，七絕五歌云：「眼前浩潔凌晨早，傾耳希聲清夜多，漸入春郊花氣暖，寒庭誰解泣銅駝。」六麻云：「破衲蒙頭老歲華，寒深時亦動長嗟，古來甲子朝門外，亦有幽蘭哀日斜。」所謂違礙似指此也。竊疑「丹霞雪詩」為和尚之作，古翼寫錄付刻，翼楷法鍾太傅，與古鍵寫「梅花詩」為伯仲

本，「禁書總目」改「錄」字作「撰」，一字之差，大有關係，幾忘其原作者矣。附記於此。）
秋，南康太守廖昆湖文英暨歸宗闔寺大眾，啟請和尚主席。廖人也燕有「集丹霞古寺同諸子送天然和尚歸廬山」詩。（詩云：「丹霞久住露元機，又背蒲團下翠微，一榻坐穿塵外去，千峯行盡雪中歸。路經橫浦同鷗宿，身上廬山看瀑飛，此去春風吹正好，蘑菰新長蕨芽肥。」）（「廬山志・本傳」引「江西舊志」、「中洲草堂遺集」卷末、「咸陟堂文集・舵石翁傳」、「粵東詩海」六三。）十二月，抵山，作「初住歸宗」四首，並有「語錄」。（「詩集」十、「語錄」一。廖文英，字百一，又字昆湖，連州人，官南康府知府。著「石林堂集」。　廖燕，字人也，號柴舟，曲江人，諸生，著「二十七松堂集」。）
十二月，今壁卒，和尚有詩悼之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、「徧行堂續集」八「仞千壁禪師塔誌銘」。　按：「海雲禪藻集」一作己亥卒誤。）

康熙十一年壬子（一六七二）六十五歲

住歸宗。時負笈稱盛。（「光宣臺集」十二「雷峯天老和尚七十示生頌」。）正月初四日，登金輪峯禮如來舍利塔，因過道獨掩關處，有「題塔院」四首，及「初春陪廖使君、曾文學遊玉簾泉」、「寄阿首座」諸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三、十八。）並應今覲請至棲賢說法，有「語錄」。（語錄一。）
春，陳喬生子升至歸宗。子升有「歸宗寺呈天然和尚」詩，（詩云：「四十年前恨不同，高山忽仰客途中，面當真處纔云識，心待歸時更叩空。墨偈字彰池水淨，雪房爐射殿燈紅，欣從兩世師承地，況自曇摩海岸東。」）（「中洲草堂遺集」十四。）並乞作優婆塞，和尚為陞座畀以偈，書卷子與之。別後有「寄喬生書」一通。（卷云：「智山居士即陳喬生，予四十年前聲氣友也。予與黎子美周少年時為莫逆交，美周又與喬生為莫逆交，出世來形跡隔絕，而心中常有其人。後聞皈依先師，法名今住，字草庵，而心中之人較切，離亂之後，去住難覓。予前六年自雷峯徙丹霞，去臘又從丹霞入歸宗，春日晴暖，偶與西堂角禪宴坐丈室，有投刺索見者，則心中之人，忽在目前，握手歡甚，輒云歸去，既恨相失之日長，而又嗟相遭之日短，三界旅泊，韶光難駐，謂我輩相期，安得更有第二事耶？智山臨岐乞作優婆塞，為之陞座，並畀以偈，偈曰：『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兒嬉不知，出入馳突。梁棟傾圮，朝不遑夕，長者徬惶，諸子豫懌。惟有一

門，道路孔窄，捨此別無，當慎决擇。古今聖賢，斯道是適，道以戒先，性戒自律。勿隨順流，與世汩汩，囑我陳子，惠迪厥吉。』」）書云：「山中一日風味，儘公受用，蓋欲公退而思之，家食知足，不為將來裹足之由，則坐進於此矣。『大江吟』讀至『過虞山』一首，直追古作者，近時詩多新聲，唐韻寥寥，矧其尤耶。公但學道持戒一如其詩，斯老僧所為加額也。再會何時，願毋忘是。」（「中洲草堂遺集」卷末。　按：兩文「語錄」未收，故備錄之。陳子升，字喬生，南海人，子壯弟，府學生。工詩，與子壯、黎遂球諸人修復南園詩社。弘光間，以明經舉第一。隆武改元，拜中書舍人。永曆時，拜兵科給事中，肇慶陷，乃歸里。初禮道獨，晚入青原、廬山受居士戒，歸後杜門不出。著「中洲草堂遺集」。）

作「歸宗山籟」一百四首，自序云：「我宗無語句，亦無一法與人，矧文字乎。惟是法運衰晚，真悟人少，聰明人多，以聰明之資，久侍知識，從垂手處，揆之一千七百則，若向上，若向下，若門庭設施，若入理深談，識解依通，往往微中，而真悟之人，反見樸拙，故予謂六祖大師與雪峯、雲門諸老，若值文勝之日，未有不當面錯過者，真人之不易識，時習蔽之也。年來痛戒門下，除舊習『魯論』，以其所近應酬世諦，姑不在禁，若早年剃落，少一習氣，便是多一便宜，猶耽耽不已，真可謂舍其田而耘人之田矣。吾道貴悟明心地耳，古云：『離文字相，離心緣相。』使其獲自本心，盡天下人，目為不通，文不達理，亦復何愧。老僧固曾習『魯論』者，設禁以來，不作詩文三年於茲矣，自歸匡嶽，乃有『山籟』，由其天有所甚樂，故其籟有所自鳴也。天籟貧，故其籟以貧鳴，天籟拙，故其籟以拙鳴，貧與拙皆山性也，性既山，其籟亦山，是山籟所由發歟。世有愛予『山籟』，或不罪予先自犯禁，且即以此而與天下士守禁益篤，是為善讀山籟者。」（「詩集」九。）

今遇謁和尚於歸宗，一見契合，遂結茅於寺後，旦夕入室，針芥相投。（「咸陟堂文集」六「澤萌遇禪師傳」。）

康熙十二年癸丑（一六七三）六十六歲

住歸宗。秋，病甚。冬，今釋至匡山省視。（「咸陟堂文集・舵石翁傳」。）

程可則出知桂林府，有「寄本師天然和尚」二首。（詩云：「浮雲出岫巔，捲簷下林表。俱為風所驅，何時返圓嶠。伊予本孤生，嬰患在少小。幾為俎上臠，幸脫樊中鳥。二十謬通籍，三十

游鳳沼。四十直省闈，於斯守炎徼。素衣化為緇，風塵汩昏曉。本無文采具，受此虛名擾。禪榻久寂寞，鬢毛亦將老。蒲柳感秋零，聞道苦不早。」其二云：「聞道有宿懷，舍師更何似。搖搖塵網中，大覺紛誰是。憶昔登海幢，瓣香拜南指。全體有大用，盲目而聾耳。(原注：『師昔示偈云：「愚目聾耳之場，即上哲全體之用。」』)人海雜喧囂，歌哭失至理。未能守空山，徒然三復此。扁舟望匡廬，咫尺烟霞紫。扉履不可留，慚憂渡湘水。」）（「海日堂集」一。）

十一月，吳三桂在雲南抗清，自率兵攻湖南各省。（「平定三逆方略」一。）

康熙十三年甲寅（一六七四）六十七歲

住歸宗。有「新春偕澹長老遊玉簾泉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十四。）今釋亦作「齊天樂」詞紀之。（詞云：「摩天峭壁無門入，誰將玉簾低掛。石榻聞濤，晴窗看雨，莫覓龍潭高下。金輪忽駕。映一朵卿雲，紛綸嬌姹。讓出扶桑，水中生火不能畫。　人人同注異指，見烟飛電閃，如幻如化。綠暈燈兒，白光珠子，青赤虹橋斜跨。歡情未罷。便空裏栽花，方開方謝，剩有餘輝，繞雙眸激射。(原注：『懸泉如練，見五色光，變化恍惚，因人指注，而為名狀，蓋月色所映耳。』)」「徧行堂集・詞」之三。）又為釋作「徧行堂集序」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。　按：序無年分，「徧行堂集」詩文編至甲寅年止，本年遊匡山，故繫於此。）

七月，退院住棲賢。卜隱紫霄峯之淨成，未誅茅，而南康有警，時耿精忠在福建與吳三桂會師攻江西。冬，乃至三峽寺避亂入嶺。作「退院」十四首，有「到處相逢說入廛，不因多病不知年」句，自注云：「老漢平生供狀。」及「生日前一日聞南康戒嚴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十四、「平定三逆方略」十、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「海雲寺放生社置田碑」。）

康熙十四年乙卯（一六七五）六十八歲

住雷峯。有「乙卯人日酬樊月藏孝廉，並寄大願文學，時予初還雷峯」、「與諸衲赴大石李村啖荔之約」、「喜澤萌來自開先，並示塵異」諸詩。（「詩集十四」。　樊應元，字長文，番禺人，乙酉舉人。禮天然為居士，名今鷺，字月藏。大願疑為其弟，「瞎堂詩集」有「壽樊大願五十一」詩云：「我愛樊道人，

皆醉而醒獨，壹志在西方，而未嘗離欲。高齋來南薰，梵音響村屋，田園樂有餘，豈更羨山谷。」亦禮和尚為居士者。）
陳子升有「聞天和尚自廬山歸雷峯喜賦」詩。（詩云：「日照金輪峯，遙瞻方丈容。風生錫拄杖，歸撥海門松。忽慰三年別，初為兩地逢。願教鼙鼓息，齊叩法堂鐘。」又作「喜天和尚自廬山歸雷峯」詩）（詩云：「四十年中泥望雲，三年前謁又萍分，何期耶舍寺中語，還向雷峯鐘後聞。滿地豺狼難塞路，一天龍象肯離羣，鄉園幸附匡山侶，羞號青蓮與右軍。」）（一、「中洲草堂遺集」十、十四。）

康熙十五年丙辰（一六七六）六十九歲

住雷峯。鄺無傲日晉捨磊園作禪林，請和尚主社，題以詩。龐嘉耋招遊弼塘之亦庵，嘉耋捨為淨社，亦有詩紀之。（「詩集」十四、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、「咸陟堂文集」十八「募化重修亦庵記」。　鄺日晉，字無傲，一字檗庵，南海人。官總兵，廣州陷，張家玉起兵東莞，日晉率所部為響應，晉都督同知。國亡，禮道獨為僧，名函又，字安老。晚踰嶺北遊，為九疑尊宿。少與黎遂球遊，其子延祖刻「蓮鬚閣集」，乞日晉繪像於卷端，亦工畫也。）
是年，吳三桂分兵攻惠州、肇慶逼廣州。二月，尚之信劫其父可喜抗清。和尚作「秋興」八首。時萑苻遍地，海幢寺亦遇剽刼。（「詩集」十四、「平定三逆方略」二一、二三、「番禺縣志・前事略」、「光宣臺集」十九、今無撰「解虎錫公塔銘」拓本。）

康熙十六年丁巳（一六七七）七十歲

住雷峯。今釋為撰「首楞嚴直指序」，並應釋請以定本「直指」寄丹霞山中，釋即與今辯較閱發寫謀付剞劂。（原書序無年分，「徧行堂續集」十「上本師天然和尚書」云：「曩蒙慈諭撰『楞嚴直指序』，未敢輕易，頃始讀全稿，僅得成篇，錄呈法眼。此書乃和尚住丹霞所撰，聞有謄真本，取去歸宗，有所增刪，幸賜發回，俾今釋獲睹全璧，又貯之丈室，永鎮此山，且欲稍集因緣付剞劂，以公諸天下萬世也。前屈樂說為首座，力勸不從，蓋其意不忍竟離和尚，亦恐被丹霞法席粘住耳。」又書曰：「去臘得慈諭，並『直指』定本，即與樂說較閱發寫，每讀之，但見其不可思議，故非游、夏所能贊一詞也。樂說行解相應，終當以此席

累之。年運已往，前路無多，荔子之緣遂絕，俟入夏又看江舟消息也。」　按：戊午今釋以丹霞院事付今辯，六月出嶺，見「澹歸年譜」，前書當作於丁巳，後書作於戊午，故繫於此。）十月，迹刪成鷲作「天然和尚七十頌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拙哉大撓作甲子，不識太初與無始。却教三萬六千日，忙煞山僧希作佛。豈知賢聖中所存，一朝坐老天地根。七十年前無此人，眾人道假我道真。七十年後稱壽者，眾人道真我道假。真假兩不知，請問天人師。今夕雷峯好輪月，不異匡廬夜靜時。」）（「咸陟堂集二」。成鷲，字迹刪，俗姓方，名顒愷，字麟趾，番禺諸生。明亡後，父國驊既歿，別母學佛於鼎湖，晚棲大通寺。工詩文書畫，著「咸陟堂詩文集」、「鼎湖山志」。）

陳元孝恭尹作「壽雷峯天然禪師」一首。（詩云：「孤高如月萬方看，至道無言仰頌難，垂老尚聞勤梵行，太平早已薄儒官。身為碩果時方剝，書滿名山墨未乾，曾住朱明洞天上，仙人不敢愛還丹。」）（「獨漉堂集」四。陳恭尹，字元孝，順德人，邦彥子，諸生。永曆時，以廕授錦衣衛指揮僉事。廣州陷，北遊觀變者三年，歸未幾，又踰嶺，欲入滇，道阻不得達乃返里，賣文為活，工詩文，為嶺南三大家之一。著「獨漉詩文集」。）

今無作「雷峯天老和尚七十示生頌」十首並序。（序云：「流霞沆瀣，潤大地之靈芽，石腦金丹，奉雲中之壽佛。吾本師天然老和尚，大智獨圓，神珠並朗，現爪牙於獅座，洞徹心胸，談半滿於尼宮，聲齊妙諦。繼日者月，萬古流輝，弘道者人，一時莫匹，久稱標表人天，深能融渾魔佛，丹梯千尺，神鼎失其孤高，白水一盂，浮山折其苦辣。今歲丁巳孟冬，壽邁古稀，四眾瞻雲，唄梵胥慶，今無舞忻，不能仰讚一詞，僅追憶執侍已來，中間離合之槩，與老人行住之因，成『示生頌』十首。他日年齊寶掌，韻越南陽，回視曩緣，不妨作太古觀耳。」）詩云：「菩提月滿萬山秋，卓卓金針映碧流，誰向風旛酬妙義，飄零窮子未曾收。」(原注：「今無十七歲時，珠衣未繫，傭倩為艱，老人方坐菩提樹，舉唱宗乘，因投座下，問法風旛，慶睹法會之盛，此己丑春事也。」)其二云：「蕨藜栗棘恣鉗錘，嚼碎崑崙事未奇，七日貓兒方大叫，雷峯松柏影參差。」(原注：「庚寅、辛卯，廣州烽火，而雲山無事，某於此歲月，醉象犬馴，取裁無所；辛秋而後，頑石可鞭，猩唇欲轉，學隨鹵莽，悄畏趙州，不足以當一大噱也。」)其三云：「嶺路梅花江右村，棹深湖月總無痕，金輪倒射歸宗影，日午羣峯正閉門。」(原注：「癸巳秋，嶺海流氛孔亟，老人拂衣故山，匡嶽雲霞，嘉遯尤快，吟徹庾關、吉贛、豫章、蠡湖之月，然後掩室歸宗。白雲盈門，黃獨香火，南公聞蟻，鳥巢吹布，道力既深，山川增勝。至甲午秋，始移居棲賢，今無執侍，竊謂於諸子獨深。」)其四云：

「浴龍池上合同堂，四代兒孫起大方，玉線錦縫綿密處，五宗調奏別宮商。」(原注：「甲午冬，為博山老祖八十壽，博下兒孫會於祖山，長慶師翁自閩往，天界浪和尚自浙往，三宜盂和尚自吳往，吾老人自棲賢往，入高曾之堂奧，見高曾之規矩，老人經理博山，讓浪和尚主席，隨長慶師翁退住高泉，諸方聞吾家遜讓之風，稱為有禮，兩耆亦云，如再老祖之教紹云。」)其五云：「五老峯前一句齊，氣吞湖海萬山低，冰天不見人歸處，鴨綠波翻入虎溪。」(原注：「冰天絕域，丹梯莫上，哮吼獅子，道邁寰中，而以義烈之氣，蹈子卿之跡，即非友于，能不感繫。今無一言，許以馳驅，孤笠下棲賢，騫征而往者，此丙申夏仲老人見懷詩，有云『望歸空記出門時』，實一時可愕之事也。」)其六云：「帝城宮闕望慈雲，獨立燕然數夕曛，北去南來看塞雁，峯頭獅象愧成羣。」(原注：「今無與千山師叔處大窖中，風沙慘黯，或長嘯高歌，或流涕覆面，一以憂患餘生，一以冰霜殘売，情諧水乳，鱉應黿鳴，於其將歸，師叔強留無曰：『留之可也。』然斯時不南，即前日之來此耳，遂義消情，岳口燕京，中間恭懷，南北可寫。」)其七云：「鯨鯢吹海綠波深，十石沉香爇此心，恰似老人趺坐處，瓊山月色可誰尋。」(原注：「南人未南而北，復南矣思南遊，然南之遇風波宵小，與甲兵盜賊，不亞於黃沙黑水，豺虎鵂鶹，此瓊山仙島，罕有多至者，玄虛無著，吾宗豈取坐至者耶，可以切喻。」)其八云：「鸞溪還復振獅踪，日繞簾泉十萬松，却為北行瞻泰岱，慈風吹遍玉芙蓉。」(原注：「老人出世鸞溪，三入鸞溪，乃主法席。壬癸之交，負笈稱盛。今無亦以癸丑冬趨省鸞溪，乃為宋方伯拉入都門，中途阻亂，遂上泰岱，因恨不久住鸞溪為此虛設也。」)其九云：「高涵海月挹秋光，萬頃鴻濛坐渺茫，只有太平豐盛事，不須野老歎維桑。」(原注：「甲寅劫風震蕩矣，古德云：『國家興亡，野老嘽蹙。』老人從匡廬間道歸雷峯，而福座所臨，處處桃花，武陵可泛。道人無事外之理，當不許野老歎維桑。諸子欲以匡雲為海雲，老人曰：『否』。今無又似五千退席，不敢置喙耳。」)其十云：「蒼生演劫見金仙，鶴語松濤集曉煙，一粒火齊焜燿處，道山鐘鼓自年年。」(原注：「南陽、趙州古稱壽者，吾師正演丈宗，玉振金聲，福智超越，所以云喻者，蓋今無及後昆之卑智慶企之私耳。」)（「光宣臺集」十二。）

李鴻子廷標作「壽天然和尚」二首。（詩云：「仙城問道早逢師，髫齔從人學語時，屈指已嗟承教晚，寸心長向夢魂遲。大年豈盡虛空劫，現世猶親古德遺，倘獲向平酬宿願，玉淵金井好追隨」。其二云：「七十年前閒了忙，畫堂清晝擁縹緗，由來海國欽人瑞，千古風流頌法王。晴闕曉煙籠旭日，丹霞甘露綴松篁，從今醒却浮生夢，長奉天然一瓣香。」）（「海雲禪藻集」四。　李廷標，字鴻子，番禺人，貢生。禮天然為居士，名今晴，字迥無。）

十一月，手書「雷峯海雲寺放生社置田碑」，古機刻石嵌寺壁。（「語錄」十，無年月，余藏舊拓本末有後記云：「廬山紫霄天然昰老僧，於康熙丙午臘月，在海雲，受澹歸釋子請住丹霞。越四歲庚戌，海雲擬置放生田，湛都寺與在社諸公啟乞前文。明年，赴廬山歸宗。又三年甲寅七月退院，卜隱紫霄，未誅茅而有南康之報，自三峽寺避地入嶺，復居海雲，以今丁巳冬十一月書石，時余七十矣。布金購田，詳具碑陰。比丘古機刻。」鈐「匡廬山長」印。此碑在海雲寺大殿西廊，「番禺縣續志・金石略」著錄，頗多闕字，蓋乾隆四十一年今釋「徧行堂集」案發，寺僧懼禍，輒將丹霞及澹歸等字刓去，詳見「清代文字獄檔」。古機生平待考。）

臘月，付今遇、今但大法，為和尚第八、第九法嗣。　（按：今遇為和尚第八法嗣，見廣州海幢寺藏「世系表」。「咸陟堂文集・澤萌遇禪師傳」云：「天然主法歸宗，公一見契合，後返雷峯，乃受付囑。」當在乙卯、丁卯間矣。「徧行堂續集」十「與樂說辯和尚書」云：「程達庵云：『臘月，老人付法二子。』殊可喜慰！口號奉寄。」有「又報新生兩法王，誰家兄弟沒爺孃」句，書中無二子之名。又「與塵異但大師書」云：「老夫耄矣，孤負老人付囑，喜見英俊為吾門昌大，不禁起舞也，小詩請正，並寄拙集一部，非敢充賀，或可與春禽秋蚓共一賞音耳。廬山定必侍行，相見於湘江、凌水間知不遠矣。」又十四有「賀澤萌遇西堂秉拂海雲」及「賀塵異但侍元秉拂海雲」二詩，編在「輓旋庵湛都寺」詩之後，今湛卒於丁巳，和尚以戊午入廬山，今釋以戊午請藏出嶺，故書中有「相見湘、凌」之語，則今釋書中所云「二子」當指遇、但二人，其付法亦在丁巳臘月矣。海幢寺藏「世系表」列但為第十、今攝為第九法嗣，惟「海雲禪藻集」一謂「今攝以庚申得法」，在遇、但之後，證以釋書言二子同時付法，則但為第九，攝為第十明矣。「徧行堂續集」載釋庚申臨歿時，於平生師友，如天然、今無、今摩、今辯、今[卄/毘]、今遇、今但皆作書贈物留念，而未及今攝，則其時攝未付法也。攝卒康熙二十五年，今但年壽最高，卒雍正間，「世系表」遂誤列攝在但前耳。）

康熙十七年戊午（一六七八）七十一歲

還廬山，泊彈子磯，遇提督嚴自明奉召入京，招和尚同舟，作「舟次別嚴公」詩，有「共載江流兩月閒」句。閏三月，抵棲賢。（「詩集」十四，「徧行堂續集」八「棲賢石鑑覲禪師塔

銘。」「廣東通志」五九「職官表」云：「嚴自明，陝西人，武生，康熙九年任廣東提督。」「清史稿・吳三桂傳」云：「嚴自明，明參將，降。從總督孟喬芳征撫陝、甘，又擊張獻忠，破桂王有『功』，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。之信初叛，自明附之，之信遣攻南康，敗走南安，先之信降，授鑾儀使，病卒。」）

作「秋蟬」四首，有序云：「廬嶠初還，新構未集，僑寓三峽寺之雪泥爪，日坐長松下，蟪蛄徹谷，哀音動人。偶憶『露重身難進，風多響易沈』之句，不覺慨然，情異世殊，均有所寄，天籟待發，因感成聲。」（「詩集」十五。）

築山樓於紫霄，顏曰「淨成精舍」，作「淨成閱工」、「中夏上巢雲」、「秋日遊白鹿洞」、「遊凌雲」「遊玉川門」諸詩，又「題三疊泉」二首，並勒諸石。（「詩集」十五、康熙「廬山志」六。）

傅竹君宏烈捐資刻「首楞嚴直指」十卷，今辯為撰緣起。（原書今辯撰「緣起」，無刊刻年月，卷末有「太子太保，撫蠻滅寇將軍，巡撫廣西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進賢傅宏烈捐資全刻」三十一字長方牌。據「平定三逆方略」：「康熙十六年五月乙酉，命傅宏烈為撫蠻滅寇將軍。十八年十二月甲戌，詔將軍巡撫傅宏烈率兵進勦恢復滇黔諸處，其粵西巡撫事，命麻勒吉姑行署理。十九年二月，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：二月二十八日，至永福，聞馬承蔭反，紿傅宏烈登舟，兵襲其營。」是此書當刻於十六年至十八年傅宏烈巡撫廣西任內。又據「徧行堂續集」十「與樂說辯和尚書」云：「豁大來，得手書，極慰老懷！竹君自是快人，可愛可敬也！『直指』每卷後列銜，但今釋已作前序，吾弟作一後序為緣起，具述竹君高雅率拔之風，更有情致，刻成裝釘與豁大賚送也。聞印書已得百四十部，便將百部於月初發來，得伴即行，遲速如意，若有伴而更俟書，便失算矣。頃因棲賢之信，亦欲早往廬山，過去可痛，現在可慮，亦如吾弟意也。」竹君為傅宏烈，印書一百四十部，指「徧行堂集」。「續集」十一「與戴怡濤憲副書」，有「拙集刻成，弟即度嶺」語，和尚以本年[門@王]三月抵棲賢，今釋六月出嶺。則傅宏烈捐刻「直指」當在本年。）

今再建無著庵落成。（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「鼎建無著庵碑記」。）

今覞卒，年六十，和尚有詩哭之。（「詩集」十四、「徧行堂續集」八「石鑑覞禪師塔銘」。）

康熙十八年己未（一六七九）七十二歲

住棲賢。二月初九日作「山樓豎棟示諸子」，及「淨成看牡丹」、「巢雲看牡丹」諸詩。（「詩集」十五。）
八月初七日，移居淨成，作「中秋雙鏡樓與諸子玩月」詩，有「雲裏高樓結構成」句。又有「足疾」詩，及「九日病起登雙鏡樓」二首。（「詩集」十五、康熙「廬山志」云：「棲賢寺東有淨成精舍，後有雙鏡樓，僧函是昙建。」）
湯來賀訪和尚於淨成。（「塔誌銘」。）
撰「許九環詩集序」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。　按：九環為星子令許逸林之父，序云：「許公蒞任星子，適余避地廣南，去夏還山，初晤郡齋。」當為本年作。）

康熙十九庚申（一六八〇）七十三歲

住淨成，付今攝大法，偈曰：「己住廬山十二年，水雲深處落機前，於今解進竿頭步，穩坐千峰跨九天。」為和尚第十法嗣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。　按：海幢寺藏「世系表」，列攝為第九法嗣，然「禪藻」稱其付法於淨成，則為第十明矣，參康熙十六年條。）
五月，作「觀世音像讚」。（「語錄」九，凡六首，今台山黃氏藏第三首，款署庚申仲夏。）又作「放言」六首，有「富來架屋連雲棧，轉眼春糧不夏謀，佛殿勉裝過歲易，工錢賒落待誰酬」句。「牙痛諸子入候，命西軒圍爐分賦」、及「除夕」詩，有「明日又歸三峽寺」句。（「詩集」十五、十八。　按：三峽指棲賢，和尚時來往其間也。）
為倫宣明撰「繹騷」序。（「語錄」十二。　按：序稱：「南康使君倫公，遭康殘破，適丁外艱，報上官以其才能戡亂，疏於朝廷，奪禮治事，寇退民逃，四五年招徠修備，百廢待舉，一旦遭讒被檄，無以自白，閉戶讀騷，咄咄發言，有類乎古之孤憤者。」亦無年分，惟「詩集」十五有「南康太守倫宣明使君見過」，及「倫太守被謫待命」詩，次於「己未歲晏」詩後，又有「柬倫太守」詩，有「獨憐狡兔川原盡，翹首九重淚點巾」句，次於「哭澹歸釋子」詩後，則為庚申作矣。）
今釋卒，年六十七，和尚有詩哭之。（「詩集」六、十五、「澹園集」三二「澹歸釋禪師塔銘」。）

康熙二十年辛酉（一六八一）七十四歲

作「眼昏」詩，有「去年齒痛疑生盡，今日偷生眼又昏」句。又作「淨成上老父供阻雪十日」二首，有「因展先容歸故隱」句。（「詩集」十五、十六。）
今無卒，年四十九，和尚有詩哭之。（「詩集」十五、「光宣臺集」附古雲撰「行狀」。）

康熙二十一年壬戌（一六八二）七十五歲

因病掩關，作「秋夕關中」、「關中七月念九日早起」、「中秋病起與諸子玩月」及「雪中上淨成」諸詩，有「一病沉沉夏復秋」句。（「詩集」十六。）

康熙二十二年癸亥（一六八三）七十六歲

八月，施琅入臺灣，鄭克塽迎降。十月，詔沿海遷民復歸田里。（「清史稿・聖祖紀」。）

康熙二十三年甲子（一六八四）七十七歲

有「病中」及「中秋移榻上雙鏡樓」詩。（「詩集」十六。）

康熙二十四年乙丑（一六八五）七十八歲

南康郡守以世法繩諸剎，和尚乃入嶺養疴。（「行狀」。　按：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「今摩傳」云：「聞山中僧徒悉編保伍，遂還雷峯。」所謂「世法」，似指保伍事。）作「乙丑初春即事」詩，有「守拙匡徒五十年，未嘗俯仰向人前」句，並有「樟樹舟中」、「過贛州關」、「舟抵南安」、「度大庾嶺」、「還海雲」、「病中書懷」、及「八月初五日示諸子」詩，有「牀頭休問菊花期」之示。（「詩集」十六。）八月二十七日酉時，終於海雲寺丈室，親書偈別眾，曰：「生也如是，死也如是，如是不是亦如是，是不是亦如是。星宿經天，霜風市地，汝諸人到者裏，大須仔細。七十八年老道翁，飜轉面來，不知是我是你，信手拈來，猶較些子。」明年丙寅四月初六日，塔全身於丹霞對岸佛日山麓，今辯為撰「行狀」。又明年丁卯，辯以書狀請湯來賀撰「塔誌銘」，後遷回羅浮，建塔於黃牛逕下。（「行狀」、「塔誌銘」、「羅浮志補」。　按：遷葬羅浮未詳年分，「咸陟堂詩集」二「登海螺巖謁澹歸禪師塔」詩，有「石龕緊閉未岑

寂，隔江更有天然翁」句。成鷲遊丹霞在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十四年乙亥間，又「咸陟堂文集」六「澤萌遇禪師傳」云：「師辛巳掃塔於丹霞。」是康熙四十年尚未遷葬也。先父撰「重刻海雲禪藻集序」云：「塔為弟子今但營造，今塔尚存。」和尚法嗣今但最後歿，雍正時尚健在，塔為但造，其遷葬在康熙末雍正前矣。「羅浮志補」云：「自黃龍洞口西行，過黃牛逕，亦名黃龍逕，三里許度雨花橋，又北行五里，至華首臺。」）三十年辛未，辯應粵西永寧之請，奉和尚「語錄」、「首楞嚴直指」、「楞伽心印」三種入「嘉興續藏」中。（「海雲禪藻集」一、「嘉興藏目錄」。　按：永寧州屬桂林府，辯有「永寧呈諸護法」詩。）

今辯撰「行狀」云：「師生平古道自持，壁立千仞，提倡綱宗，眼空今古，婆心為物，至老不衰。於門庭設施，悉任外緣，意合則住，不合則行，未嘗一字一語，仰干豪貴。吾粵向來罕信宗乘，自師提持向上，縉紳逢掖，執弟子禮問道，不下數千人，得度弟子，多不勝紀。尤喜與諸英邁暢談，窮其隱曲，以發其正智，於生死去就，多受其法施之益，即一闡提，與自負奇才而不可一世者，見之無不心折。且師闔家出世在盛平時，生我，同生，所生，以至妻媳，捨世緣如棄敝屣，不讓古龐公，故父子兄弟，相率剃染，粵中為多。師暮年為法求人，心焉益切，每談及先宗，淚即沾襟，期諸後起，如地藏之遇清涼，圓悟之得妙喜，庶幾無憾。故法道隆替，雖繫乎時，逆撐洞流，志無少屈，足見護念佛祖慧命，亙古而不磨也。」

天然和尚著述考

楞伽心印四卷　康熙刻本　嘉興續藏本　雍正海幢經坊本　日本續藏本

「自述」及刊刻年分，詳「年譜」康熙二年、九年條。

今無撰「緣起」云：「雷峯老人之疏是經也，以宗門爪牙，入性相窟宅，慨義學之荒蕪，悲禪門之儱侗。蓋自癸巳退隱匡埠，覩世寒心，感時勵志，所由來矣。故其挂瓢金井，倚杖玉淵，問契證則心湛海澄，仰嘉遯則身高岳峙。地藏琛之耕田博飯，棲賢湜之立誦行披，寒爐冷竈，惟大法之全提，叢棘亂絲，仗智峯而獨斷，其

於古人實兼之矣。逮戊戌返嶺，今無以明年自玉門趨歸，壬癸之歲，日與石鑑諸弟請益唯識，謂本楞伽。指冥初神我，不與性珠而濫收，俾龜毛沙油，頓覺妄情之自遣，因伸旨要，遂啟疏緣。妙叶心宗，帶圓名相，不惟砥柱狂禪，兼亦激昂講席。匠心迴邁，匯義海於洞源，神機淵默，破眾難於半偈，勞顏汗手，會粹披尋，覩大義之炳如，慶微言之不墜。教以翊宗，原別傳之并四卷，識即是藏，扶大心以迭二乘，此誠運最上之心，蒿目時弊而為者也。故凡疏內，有入理深談，得經文肯綮，即文義而見宗乘，會宗乘而融文義，敢僭點出，以示來學。四河俱入，一漚匪存，是在臨文，澄其慧目。時康熙甲辰中秋前五日，嗣法門人今無稽首敬述。」

首楞嚴直指十卷　康熙刻本　嘉興續藏本　日本續藏本

此書撰著及刊刻年分，詳「年譜」康熙七年、十六年、十七年條。

今釋撰敘云：「大覺能仁成道十日，即說華嚴，以眾生住地煩惱，為諸佛不動智，如將寶位，直授凡庸，故非三乘之流所能諦信。當時聲聞在坐，不見不聞，然而最後拈華，則金色頭陀獨得別傳之囑，慶喜繼之為西天二祖。雖登位於剎竿倒却之時，而發悟在擊鐘驗常之際，則『楞嚴』一經又宗門之法印也。古今疏此，俱擅所長，吾師天然昰和上宴坐丹霞，以三月成『直指』，適屆示生之期，甘露降於叢竹，今釋受而伏讀，青蓮發筆端之瑞，赤珠映意地之光，微眸不留，是跡皆剗，言言本色，不借華詞，其不可思議之妙，實有與諸家迥絕者。彼皆悟門各得，然而見量未忘，往往以詞害志，執藥成病，原其所由，不過能推非心，離塵有性而已。夫能『推是妄，離塵無體』，此如來語也。如來不云『性真常中，求於去來，迷悟生死，了無所得』耶？真覺無功，根塵何咎，極其轉名不轉體之致，未能迷悟併銷，而迷悟不銷，則常光便隔，妄即不存，真復何在，當下覺了，已落紆回，故為之直示曰：『非別有一

真，在緣慮之先，影像之外也。』若謂分別之心，與塵俱滅，則無分別智，不與塵俱生，各成一物，於何立界，故為之直示曰：『但據其所謂全性者，捨分別而更有不知其所謂分別者，捨全性而必無也。』於此不明，詎稱圓悟？所以破心破目，無罪加誅，有正有倒，將名作實。體用上下，析見見於現前，人法後先，失空空於頓覺。斷而得顯，因緣自然之戲論滋深，修乃可成，諸佛眾生之分疆愈遠，倘能豎掃同時，始信因果俱幻。是故法性海中，本絕思惟，四十九年，不說一字。若云此謂權，此謂實，此謂見，此謂修，此謂圓融，此謂行布，纔成實法，便非了義。乃至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，依經立解，寧不較然。然於性覺生取心，則明能生所無，如其與妄俱來，於明覺生捨心，則所必障明無。如其并真俱棄，遂使覺與所明，如來語下，二俱有過，安知明與無明，如來藏中，一亦不存，故又為之直示曰：『覺明不礙性覺之常然，性覺豈傷覺明之自異。』悟理之士，亦可立地冰消矣。而每至險崖輒生前却者，蓋聖境不捐，故凡情競起也。識其惟一乾慧，則流轉四生，名為亂想，洊登妙覺，名為極果，皆是分外，不契本然，故又為之直示曰：『捨亂想必無乾慧。』亦猶捨乾慧必無極果，遂以亂想為乾慧，似有悟迷。至於乾慧而回觀亂想，悔不安住，尚若遜其所不及者，然後知迷之不可得也，迷不可得，悟亦何為。能仁成道之後，適還其眾生之初，泯法界量，現法界身，說法界事，顯法界理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，縱將寶位，直授凡庸，亦恐凡庸不應重受。彼聲聞在坐，不見不聞，正與破顏微笑，同一玄賞，今釋豈能更有思議於吾師不可思議之中耶？謹因讀疏之餘，隨見隨拈，因月有指，非月所取，若其全經旨趣，則一總論已化為無縫天衣。一切眾生，於一原題，全現出無見頂相，開卷了然，無塵不破，此即枝中覓本，委上求原，不妨引而伸之，作鈍根之助爾。嗣法門人今釋稽首和南敬序。」

今辯撰「緣起」云：「老人疏是經，三月而成，入理深談，多提持向上，啟發悟門，真足為上根之助，遠邇緇素，渴仰法味，大中丞傅公竹君遂捐資全刊流通，何其易也。昔天台智者大師，聞是經為天竺所秘重，晨夕西望懇禮，願早至此土。歷百餘載，有沙門般剌密諦始携來，以國禁嚴密，屢不果，乃書於微細白氎，析臂藏之肉內，航海而達穗城。時值丞相房融出知南銓，請譯於訶林風旛堂，親為筆受，故經中文句，皆明暢而曲析。傅公未識老人，未讀經疏，而亟欲流通，使法雨得以均霑為快者，豈非於『楞嚴』宣勝義中，大有夙契之緣歟。夫菩薩以利物為懷，就事就理，雖有淺深，究其指歸，原無二致。公昔守慶陽，今撫粵西，識度超卓，指麾敏捷，一舉止間，悉不落尋常蹊徑，其與會中文殊師利摧邪輔正，選擇圓通，而終出於無是非是，機感相類。即事顯理，願公與大地含靈，同入圓通無礙門，親證如來無見頂相。即理顯事，願諸閱者，與公同發菩提心，現觀世音三十二應身。挽斯世斯民，躋於羲軒之治，則於老人之法施，傅公之流通，兩無辜負爾。住丹霞今辯槃談謹述。」

金剛正法眼

今辯撰「行狀」謂「著有楞伽、楞嚴、金剛三疏行世。」此書刻本未見，道獨曾為作序，見「長慶語錄」，詳「年譜」順治十八年條。

般若心經論　日本續藏本

此論載入嘉興續藏本「語錄」卷十二，以日本續藏經別出單行。故著錄之。

天然昰禪師語錄十二卷　嘉興續藏本

此書乾隆間列入「禁書目」，傳本極罕，故宮藏有一部，承陳援庵先生假鈔寄贈。前有目錄，函修、梁殿華、陸世楷序文三篇，湯來賀撰「塔誌銘」，今辯撰「行狀」。卷一上堂，卷二卷三小參，卷四普說，卷五普說、茶話，卷六室中垂示，卷七舉古、問答、頌，卷八問答、頌古，卷九讚、偈、銘，卷十書問，卷十一雜著，卷十二雜著、佛事、附梅花詩、雪詩。乃和尚示寂後，今辯彙各剎語錄編成。函修、陸世楷二序，當即「訶林、丹霞語錄」序也。

孫殿起「清代禁書知見錄」著錄「康熙庚戌嘉興楞嚴寺般若堂刊本」，庚戌為康熙九年，「語錄」收有康熙十九年之作，不合，庚戌疑甲戌之誤。「天然和尚梅花詩」有單行本，再傳弟子古鍵寫刻，版藏廣州海幢寺。

函修撰序云：「諸佛為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，匪直自了，有大悲大願焉。悲大故其憂之也深，願大故其任之也重，昔風穴垂涕告首山曰：『不幸臨濟之道至吾而將墜矣。』誠憂之也。其後再傳而有汾陽，既放身命，閉關堅臥，郡守以名剎力致，八請不答。僧契聰者，排闥讓之，曰：『佛法大事，靖退小節，風穴常憂遇風則止，幸而有先師，今汝有力擔荷如來，此何時而欲高眠耶？』汾陽瞿然起，曰：『非公不聞此言，趣辦嚴，吾行矣。』誠任之也。函修因是而深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。道人撒手臥長空，菩提真如，猶為垢膩。況復世間名聞利養，豈似今時把箇死蛇頭，逢人便賣，疴漉漉地，但知與兒乳酥，不問消與不消，此不過欲得門庭熱鬧耳。善知識以本分接人，其謂之何。我大師以大悲願力，復來閻浮，橫挑榔[木*栗]，直入千峯，豈肯打入時流隊伍。去春携修出匡廬，歷江南北，拄杖邊不曾撩著半箇，幾欲焚茅屋，入深山。偶以省覲歸僊城，一時道俗迎主訶林，乃翻然抱深憂而肩重任。師冷硬之性，壁立萬仞，莫可仰扳，百千妙義，到他跟前，一棒粉碎。其所

開示大要，貴人不著法報化，立處皆真，如擊塗毒鼓，聞者皆死。大矣哉，無為寂滅之幢也。古人於此三二十年，猶不奈何，而我師纔搭緇衣，便登祖位，人將謂此道直易易耳，亦知師之真參實證乎。師嘗究理而坐，十七晝夜不合眼，以為必識盡功忘，自然合他古轍，始得任心自在。後參黃巖，因閱『華嚴』，所得都亡。其絕情過量之智，已於無量佛所培養，豈特三二十年而已。今法語具在，使天下後世知此百犬吠聲，羣盲相引時，猶有人提唱斯事，佛祖慧命，庶幾不斷，而後乃相安於無言，此師之志也。函修初曾認著露裸裸底，幾恁禍事。幸取决於師，得箇轉身，雖修與師皆從今華首和尚剃度，於法門為弟昆，然實受師資之益，知師者宜莫若修，故敢揭其大端如此。崇禎壬午冬日，同門弟子函修和南譔。」

梁殿華撰序云：「天然和尚以居士身，夙慧頓發，了悟上乘。後從空隱老和尚剃度於廬山，證明大法，杖錫所經，悲愍之懷，溢於言際，職書記者，輯而成編，付諸剞劂，屬今轉恭為之序。夫轉固無能序，而亦無可序也。憶丁亥秋，轉與龐子若雲，迎和尚結期弼唐，將謂有言可循也，有法可得也。及參隨數月，始知日星雲漢，山嶽江河，以至竹影松聲，蟲鳴鳥語，盡為和尚筆舌，舍此而欲向一言一句之下，承當箇事，何異撥波求水。然則是錄也，又胡為乎來哉？夫大聖人出現於世，其中皆大有不獲已者，眾生日見道而不見，日聞道而不聞，是不有見，孰為不見，是不有聞，孰為不聞。而要所見何見？所聞何聞？應必悄然自得，亦復啞然自失。靈山會上，拈花微笑，我佛世尊打頭一步，蚤已逗漏不少。然畢竟何如心行？何如旨趣？必使千百世而下，猶有跛脚翁堪解報恩，此世尊之為甘心，即我和尚之為甘心也。願天下後世得意忘言，見聞都盡，自度度他，共臻無上云爾，尚區區語句中，求其罪過，且與謗法等，是則今轉所大懼也夫，是則閱斯錄者所大懼也夫。順治戊子孟春，門弟子今轉梁殿華稽首恭序。」

陸世楷撰序云：「昔者宣聖振鐸於東方，釋尊授衣於西土，一則意盡象中，一則心傳教外，其皇皇焉牖世覺民之心，固異致而同歸也。自儒術既衰，微言遂絕，縉紳縫掖之輩，高者攻於經學，卑者溺於文詞，而聖賢盡性知命之旨，無復為之殫心矣。釋尊諸祖乃以單提直指之說，示彼正覺，救此迷情，於是聰明奇特之士，厭迂儒之拘牽，樂禪宗之超脫，一言契旨，片偈投機，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，張無盡以為達人之論，深有以哉。始壇經刱著，文字踵增，臨濟開玄要之宗，洞山立君臣之義，溈仰發體用之論，雲門捷示三關，法眼分呈六相，究其捨妄歸真，不離自性。夫是以從事誠明之學者，如濂溪嘗師鶴林，姚江借塗蔥嶺，不啻冥心而求之也。本師天然和尚夙領儒宗，久膺祖席，身乘五衍，心入三摩。譬如洪鐘萬石，有叩輒鳴，遙源千頃，無挹不注。向在雷峯、棲賢、華首、訶林諸山，皆有語錄行世，學人奉為津筏，寶若琬琰矣。迺者山靈初啟，叢席旋興，西堂澹公因南陽之舊基，開東林之新剎，祇園翬建，緇侶雲臻，爰從丙午冬仲奉本師以居焉。師則性樂巖阿，心悲塵剎，既得棲真之境，益弘樂育之懷，或策杖而陵峯，或披襟而笑月，蒼松白雪，歲見新篇，紫玉青螺，時聞佳什，蓋已目擊道存，無行不與矣。然而钁頭斧子，不廢鉗錘，擊碓敲床，更勤提命，山中高弟，以師法語彙錄成編，命小子楷敘而梓之。余惟儒門淆雜，特闢禪關，若悟本來，同歸覺路，而師先得淵源於孔孟，繼聞秘密於迦文，固知六通八正，不同幻妄之談，牕影風幡，無取尖新之解也。余嘗再訪檀林，一瞻猊座，見其登堂之彥，濟濟趨蹌，入室之英，雍雍問辯，雖杏壇講習，遜此威嚴，沂水詠歌，同斯怡悅矣。是錄也，推原心性，利濟人天，有以佐吾儒道德齊禮之所不及，公之諸方，垂之奕葉，將使慧日同光，名山竝壽。海螺巖下，永振威音，錦石溪邊，長流法乳，豈徒拾拄杖之陳言，資曲床之談柄已耶。若夫佛法深微，不從解入，自非立雪數年，未易領會，又何敢於威儀談說之間，管窺而蠡測也。康熙庚戌上元，當湖弟子陸世楷今亘和南謹撰。」

各剎語錄

「瞎堂詩集」十七，有刻「『訶林語錄』成謝諸檀越二絕句」。「行狀」謂「著有各剎『語錄』行世。」陸世楷撰「語錄序」謂「向在雷峯、棲賢、華首、訶林諸山皆有『語錄』行世」。各錄刻本未見。今嘉興續藏本有住訶林、雷峯、棲賢、華首、海幢、芥庵、丹霞、歸宗諸山「語錄」，當即此。惟編次依體分類，遂難析別。「光孝寺志」載和尚「語錄」，皆訶林部分，注云：「選原集」，間有嘉興續藏本所未載者，知「寺志」所據，當為「訶林語錄」原本，而今辯彙編「語錄」時略有刪節，或有未見歟？

禪醉

「行狀」謂「著有『禪醉』行世」刻本未見「語錄」十一有「禪醉」十篇，前有小序，一致知，二近非道，三天不可合，四天不可非，五鴨脚木，六性習，七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八椎魯，九聰辯，十非習非心，乃應崔石師、巖子、潛子、破子卷諸人問而作，其「近非道」篇有「戊子夏阻饑海雲」語，疑為是年間所撰，詳「年譜」順治五年條。「瞎堂詩集」十七有「示崔石師」及「悼崔石師」詩。石師名采，見「喻園集・較刻同社姓氏」。「語錄」九有「示巖侍者偈」。「海雲禪藻集」有古卷字破塵。潛子待攷。

焚筆

「行狀」謂「著有『焚筆』行世」，刻本未見。道光「廣東通志・藝文略・集部」作「禪醉焚筆」，下注「存」字。然「禪醉」已刊入「語錄」，故另列之。

天然和尚同住訓略　順治雷峯監寺今應刻本

此書前半敘寺中及職事之規則，後半則訓誡之文，凡「責擯」五款，「不同住」四十一款，「鐘版堂」三十款，「首座」四款，「侍者、書記」十四款，「兩序、各堂寮」三十四款，「老病堂」十二款，「常住存發定式」九款，「聖節朔望、日用參見禮儀」、「掛搭」各三款，「補堂寮」、「補侍寮」、「退侍寮」、「退堂寮」、「退隨眾寮」、「補職日限」、「息緣慮」、「告假」各一款，「抽罰」二款，「設思過從新兩寮」、「責誡童行」、「揀俗稱」、「知事須知」、「戒立徒」、「行門輕重相準」、「是非功勳」、「平氣」、「止勞誇」、「毋急說」、「慎憎愛」、「恤老病」、「謹言損傲」、「禁奢」、「伐同異」、「忘非省過之難」、「舉過不易」、「功行不可以語道」、「任情非隨緣」各一款，「巡照警夜歌」三首，「中夜迴向文」一首，「禪門念佛說」一首。「塔誌銘」稱「和尚所立規矩，整肅森嚴」，即指此書也。參「年譜」順治九年條。

東莞縣志八卷

未見。崇禎十二年，縣令汪運光修，張二果輯。宣統「東莞縣志」載運光序云：「是志也，孝廉張君實為月旦所推許，力砥空平，以總其裁，復聘曾君宅師訂證之。」詳「年譜」崇禎十三年條。

似詩

「行狀」謂「著有『似詩』行世」。刻本未見。「自序」見「瞎堂詩集」卷首，詳「年譜」康熙七年條。今無「光宣臺集」五有「丹霞天老和尚古詩序」，錄後：

「戊申八月，天老人手書命今無曰：『近日禪講暇，偶為古詩，諸子請付梓，欲少待之不可，汝其序之。』此老人之逸言，微

借工部之氣出之者也。今無憶曩時處大窖中，嘗與剩師叔擁被寒吟，以藝海書厨，消黃沙白雪，間取『杜少陵集』讀之，擊案叫呼。觀其『夔門』以後諸作，悲憂愉迭，感國傷懷，饑寒酸楚，如老婦子坐中堂，數家中事，歷歷可見，真樸有味，令人意往神消。剩師叔謂無曰：『夫物久則舊，詞確則新，雖世深代遠，人其云亡，而其使人愁鬱無聊之境，何代無之。今身居絕域，邊聲刺人，短草如烟，王孫有恨，長垣似水，木佛無家，以彼全集，作我橫涕，何其聲之感人若是也。』故詩取窮愁，人當問世，此作古者執之如券。若夫鬥春色於麗辭，奪秋光於寒魄，匠意既深，鍊飾良苦，羽翼雖備，而筋骨未全，不堪闖入作者壇坫，摹詞雖工，生意易盡，所謂有詩無人，終未若一回坐到耳。夫道人晶瑩圓湛，中恬靡激，既無噩夢，又薄雕蟲，而一種磊砢沉鬱，駸駸勁挺，起正雅而溺靡嫚，掩初盛而聯漢魏，此其聲又何自而然哉。夫情之最重者也，扇激奔躍，尾然相逐，使一頓錯乖漓，宣之以聲，而成之以文，則其婉遹宕折，環迴娓叠，發人幽思，如病骨秋容，涉轟雷三峽，殆有不堪自持者。故大雅之音，尚其恬澹，所以為情之防，而有幾夫道，道固勝情，此道人之所以自成其聲，以閒裕為牢落，以峭潔為壹鬱，內華外融，不涉境之以動情，不先詞而後我，憑高縱目，據梧發聲，極雲樹之依微，盡禽蟲之鳴變。當見其優游夷愉，高明廣厚，人雖目之曰境，毋乃非境，雖目之曰情，毋乃非情。後情境而共材華，呈神鑑而齊聲調，使荊卿易水，屈原湘江，頓變為智河慧海，雖有虞氏之南風，未足比數，而老人微言道韻，木葉藏春，軒軒自遠，又可以尋常作者目之哉。抑今叢席，學者無師，人例闢茸，庭多茂草，雖日為之愾然斬除，而世驅風變，又竝塵伍俗，勵魄惕魂，雖不能無中激外動，可謂入水侏儒，棄爐鈍鐵，方視缺如，怒其未逮，而老人茲什之作，止水照人，澄渟含蓄，則又豈後於金函貝葉哉。」

瞎堂詩集二十卷　道光海幢寺經坊重刻本

此集為和尚示寂後今毬取「似詩」與其未刻稿彙編而成。乾隆間列入「禁書目」，原刻本未見。道光本卷首有象，張維屏撰象贊，「似詩自序」附今毬跋，湯來賀撰「塔志銘」。目錄卷一古歌謠、風雅體、騷體，卷二樂府，卷三至卷五五言古一至三，卷六五言古四及七言古，卷七至卷九五言律一至三，卷十至十六七言律一至七，卷十七五言絕及七言絕一，卷十八七言絕二，卷十九梅花詩，卷二十雪詩。詳「年譜」康熙七年條。

今毬撰跋曰：「此老人早歲刻『似詩自序』也。老人生平吟咏之意，已盡於是，讀者玩索之，不唯老人之詩可悟，即老人之人亦可得，故全集編定，即錄以為序。今毬謹識。」

丹霞詩

此為和尚住丹霞時，與相隨諸子唱和之什，未見傳本。詳「年譜」康熙八年條。

今無撰「丹霞詩序」曰：「雷峰老人深於入山之致，相隨諸子亦皆骨具烟霞，鼉鳴鷺應，故其一唱百和，如天籟所觸，別具幽響，非如詞人韻客，構雅什於文心，逸清言於雲路，作區區綺麗觀也。澹歸以金剛心，鑄成霞山一席，使法王有居有處，龍象可步可隨，幽谷迎人，長林適意，宜其情見於言，筆其言則似乎詩，霜禽秋浦，跡在有無，是則又在讀是詩者能別具隻眼耳。古人謂雪夜洪爐，爐邊當有三種人，一趺坐安禪，一圍爐說食，一吮墨吟雪詩，其旨皆短之，而宗門大人境界不言而頓顯矣。夫以肥遯之情，而同觸境之樂，具超方之手，而為役志之言，則遠公白雲瑤草，長日堆堆，誰家赤尾，泝流抵源，當自不費鹽醬耳。」（「光宣臺集」六。）

遺作

和尚遺作有「與空隱和尚書」，「長慶老和尚行狀」，（見「長慶語錄」。）「楞伽心印自述」，（見原書。）「似詩自序」，（見「瞎堂詩集」。）「書卷子與陳喬生」，「寄陳喬生」，（見「中洲草堂遺集」卷末。）「建造雷峰寺書」，（見「廣東文物」，景印本下半不全。）「忠愍公黎美周先生象贊」，（見「蓮鬚閣集」卷首。）「雷峰海雲寺放生社置田碑後記」，（見「番禺縣續志」三六。）「病中示偈」，（見今辯撰「行狀」。）「今無象贊」，（見「光宣臺集」卷首。）「付今無大法偈」，「付今覞大法偈」，「付今摩大法偈」，「付今釋大法偈」，「付今攝大法偈」，（見「海雲禪藻集」，及「年譜」康熙三年條。）「喜阿侍者呈偈用韻示此」，（見「年譜」順治十六年條。）均「天然語錄」、「瞎堂詩集」所未載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